

中學國語文科補充讀本

拊 掌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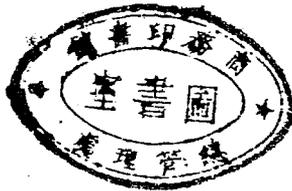
THE SKETCH BOOK

by

Washington Irving

林 紆 譯 述
魏 易

嚴 旣 澄 校 註



商務印書館印行



總目

導言

歐文著作年表

研究歐文之參考書

原書篇目表

譯文篇目

正文



引論

美國作家雪利司密斯 (Sydney Smith 1771—1845) 曾經很輕蔑地加美國著作界以一句評語：「有誰會讀一本美國的書呢？」這一句評語，其實也不能算是這位著作家的二人的私言；他祇是很不客氣地拿這一句話來表示那時的英國學者所同具的觀念而已。那時候英國的文人，學士，大概都以為這一片講平民主義的野人所居的蠻荒絕域裏所能夠產生出來的，祇有一些奇怪鄙陋的東西，絕不會有高華優美的文學呈現於世人的眼前。實則在那時這樣想着的，也何嘗祇有英國的文人？就是美國人自己的意思，也何嘗不承認他們自己確然沒有甚麼傑出的文學產品足以和他們的母國的繁富的出產相抗席？因此，他們大概都懷着很熱烈的想望，一心希望他們果真有在文學上獲得母國的榮譽和信服的一日。就在這樣的時期和情勢裏，我們這位附掌錄的作者絡繹地發表出他的談奇而馴雅的故事創作來：像天然風景一般地自然，像人人在兒童時代所同嗜的故事一般地清涼而多趣；牠的取材是新鮮的，創作的；牠的格調是高華的，雅麗的；在那時的英國作家裏，實在找不出一個具有同樣的風格的文人來。於是一時文壇的壁壘，為之一新；一時文人的耳目，為之一震：凡是用英文著作的文學家，都驚奇地競相傳誦。

這一個值得注意和稱美的美國文人。當時英國的文學界的泰斗，是拜倫（Byron 1788—1824）和司各德（Scott 1771—1832）兩人，而這位美國新進作家，經過許多英國的批評家一致地推崇稱美之後，便已居然達到了「追逐李杜參翺翔」的光榮的地位。到這時候，司密斯的那句輕薄的問話，總算被他很滿意地回答了。

英國十九世紀的大文學家，和狄根司（Dickens 1812—1870）平分一時的文壇豪望的沙克雷（Thackeray 1811—1863）曾號歐文為「新文學世界派到舊的文學世界來的第一任大使」（the first ambassador whom the New World of letters sent to the old）這個名辭，很足以表示當時的英國文學家歡迎歐文熱情。這時候的美國人，不是正在渴望着一個普遍承認的天才的作家，以滿瀟向來所受於母國譏笑麼？現在，他們居然聽見母國的文壇健將以這樣的榮名加於他們的國人身上，他們是怎樣地驚訝而且歡欣啊！他們應當以怎麼樣的熱忱來歡迎這個國人，而鼓舞着他，使他更起而與母國的文學名家相角逐於英文的文學界上啊！歐文在他的中年以後的半生裏，享盡多少榮譽，這正是分所應爾的事情；而美國的批評家，就以「美國文學的始祖」的頭銜貢獻於他，也正是沒有甚麼誇誇過當的地方。就歐文對於美國文學界的功勞和影響看來，他自然是應當永遠享受着美國人的「馨香俎豆」的崇拜的。就是後來美國有了比他更為出色的文學家，也絕不會動搖得了他的地位啊。

然而這位文學家，也自然和其他的偉大的文學家一樣，所影響及的，並不以英語的民族為

範圍；他的無盡的光榮，也當然是普遍於全世界的。在他訣別了這個世界以後的這六十年內，他的榮譽祇有一日地增加；而他的享受崇拜的地域，也祇有一日地的推廣。約摸當他死後的第五十七八年左右，他的故鄉的隔着一個太平洋的對岸上，又多了一個頂禮膜拜於他的巍巍高座之下的十九歲的少年——那就是現時做這一篇「拊掌錄導言」的我。我現時還是很清楚地記得：在那時初讀他的克萊因先生的雜記（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 就是這本拊掌錄的原名）的時候，已經「五體投地」地敬禮而且愛慕這位文人——並不是由於知道他的文章做得好，而實是出於極端愛慕他的清涼而悠遠的心境，他的溫柔而豐厚的感情，和他的優游而純淨的身世。那時候，我所受於他的印象極為深刻清明，使我後來進而讀他的阿爾漢白勒故宮（The Alhambra 就是林紓譯的大食故宮餘載）和華盛頓傳，旅行述異等書的時候，便覺得隨處都能夠瞭然看見這位文人的風格和感情，他的一字一言，都能夠深深地感動我的心靈深處；在這一方面說來，世界上似乎再沒有第二個文人的作品，對於我能夠有同樣的能力了。還記得我那時的日記上，常常有提及這位作家的地方；而在一頁裏略述過他的身世而後，曾經很感動地自己寫了「去住倏然，無罣無礙；仙乎此境，跂予望之矣！」這兩句話。自然的，個人的嗜好，有作者和讀者間的性情的同異爲之左右，我自己也知道我對於這位文人的愛慕和敬仰，也許有很多過當的地方。即在我所讀過的小小部分的文學作品裏頭，也不見得就果真沒有比這位文人的幾部名著更富動人的魔力的。因此，我使自己覺得：如果我是有替人作導言或評傳的資

格的，那麼，在英文文學界中，最適宜於我的這種工作的文學家，便推這位華盛頓歐文。我自己知道：我的少年的生活，的確曾經有過一個很爲他的作品渲染過特殊色彩的時代；直到今日，他還是受着我的熱誠的崇拜和愛慕的英雄之一。我現在就以這種熱烈的感情，很敬慎地將這位英雄和這本足以想見他的爲人的名著介紹於我們的初次和他相見的讀者之前。

二 華盛頓歐文的生平

華盛頓歐文生於西歷一七八三年四月三日，而卒於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出世的一年，就是美國的獨立事業完全成就——與英國簽定巴黎和約——的那一年，而他去世的一年，則恰是達爾文（Ch. Darwin, 一八〇九——一八八二）的劃分學術界的前後世界的物種原始初次出版的時候，我們祇要記着這兩樁文化史上的大事情，就容易記得這位文人的生卒年代了。他誕生的地點，是紐約城中的威廉街（William Street）。他的父親在年輕的時候，曾做過英國的郵船上的小官員，過了好些時候的海上的生活；等到結了婚之後，他便離開海面，在紐約經營起商業來。他是一個嚴整而誠懇的教徒，而他的妻則是一個溫和細緻，很有智識的女人；他們一共生了十一個小孩——其中長大成人的凡七個——華盛頓歐文便是他們的最小的兒子。他們的家庭是嚴整有規則的，那些小孩子，都很恭敬他們的父母。

歐文的幼年時代，並沒有甚麼出色驚人的地方；在學校裏，他也祇是把日常功課做得很好而已，不會顯示出甚麼過人的天才。他的幾位哥哥，都曾受過大學的教育，而他的學校裏的

生活，則過的並不長；才到十六歲，他就離開了學校了。這種情形，固然有一半是因爲他的身體不好，但也有一半是由於他的厭惡學校裏的平凡的，刻板般的功課。本來無論那一種的刻板的生活，都是他所深惡痛絕的，因此，當他的哥哥們顧慮着他的脆弱的身體的時候，他自己也早已有了急要擺脫這種束縛的心思。那時候他所愛讀的，都是那些關於游歷的書和幾部有名的神話故事之類：這些書裏，最足以引起他的漫遊的興致的，就是格蘭那大的內爭史（*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of Granada*）。除了讀他所愛讀的書以外，他又歡喜看戲：常常在他的嚴厲的父親以爲他已經安睡了的時侯，暗地裏跑到戲園；在這幾年之中，他看了不少的名劇了。他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嗜好。就是愛東塗西抹地亂做文章。據說：他在十歲的時候，已經做過一首詩，去調笑一個同學；在十三歲時，又編過一本戲劇。到了他離開學校的時候，他居然有幾篇關於道德的論文發表在一種「週報」（*The Weekly Museum*）上了。這些東西，自然都是不十分重要的，但也可以表示他的童年時代的文藝的傾向。

從他離開學校到他的二十一歲這五年間，也沒有甚麼可記的事情。他學了幾年法律；但法律對於他的沒有意味，也正和拉丁文差不多。他天然是一個優遊閑散的人；在這研究着不合口味的學問的時候，他的單調無聊的生活，祇有藉着近地的旅行隨時消遣過去。除了旅行以外，他又做了一些文章，發表在他的哥哥彼得（*Peter Irving*）所編的「晨報」（*Morning Chronicle*）上，署着阿兒司泰（*Jonathan Oldstyle*）的名字。這些文章，都是譏評那時紐約的時髦風氣的論

文，雖然未曾豁然大顯他的天才的鋒芒，但從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做出來，總算是難能可貴的。而且從這些文章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他對於文學的好尚來；牠們都是阿狄生（Addison 一六七二——一七一九）的「旁觀報」（The Spectator）裏的文章的模倣品，原來在這時候，他已經深深地受着阿狄生的影響了。

總括他的在一八〇四年以前的二十一年的生活，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他是生長於很舒適的家庭裏的；他所受的學校裏的教育很少，大概他的學問，都是從自修和旅行，以及後來的親接許多學者和文學家的朋友得來；他的文學的和著作的興趣發達的很早，從十歲以後，他便很明瞭地表示出這種傾向來了；他出了學校以後，又學了好些時的法律，但他對於這種學業很少興趣，結果使他自己知道走不入法學家的路途。從他的二十一歲以後，他便迂緩而穩定地向着文學的前程發展下去了。

就在一八〇四的這一年，他的身體很有成功癆病的恐慌；他的幾個哥哥希望旅行可以醫治他的這種病，便叫他到歐洲去遊歷。這一次的遊歷，雖然祇有兩年的時候，對於他是極有裨益的。在這兩年之間，他游歷了法國、西普萊（Sicily）、意大利、荷蘭和英國這許多的地方。他的溫厚的性情和他的結交的豪興，使他到處受着歡迎，而且結識了不少的好朋友；在好些地方裏，這個「少年的美國游歷家」更獲得好些人的稱美和驚奇。而且命運的神很加惠於這個寵子，替他安排了許多千載難逢的盛會和奇遇，以滿足而且培養他的好奇嗜幻的心情。她替他

實際上他並沒有和法律接觸過多少時期；過了不久，他便情願拋棄了這個位置，而去幫助他的兩個哥哥，依賓尼沙 (Ebenzer) 和彼得，經營一個做進口生意的商店。但這也是不言而喻的：他在哥哥們的商店裏，除了坐享餘利以外，並沒有做過多少的事情。他並且借着商業上的機會，常到各地方去大暢他的旅行的欲望，像華盛頓、蒙脫利爾 (Montreal) 等地方，都是藉着商業上的機會去遊歷的。那時候他還遊覽過波兒忒摩 (Baltimore)、斐拉的爾飛亞 (Philadelphia) 等處，但以留居紐約的時候為多。

在一八〇七年，他和他的哥哥威廉 (William)，他的好朋友包爾丁 (James K. Paulding)，三人合辦一種不定期的雜誌，名叫「拚盤」(Salmagundi)。這個雜誌的性質，是以談諧諷俗為主的，出了一年多 (1807—1808)，一共出了二十本。「我們的宗旨，」這三位編輯人宣言說，「不過是：教導年青的，改造年老的，矯正城南裏的惡習，以及監督時代而已。」他們這個小雜誌，很做成一點風氣；牠的銳利而談諧的評論所掙得的多數人的歡迎，正和一百年前的旁觀報所享受的差不多。

一八〇九這一年，在歐文的年譜上是很關重要的，因為牠看見兩樁關係於歐文終身的大事。第一件，就是他的第一本喚起時人注意，而立刻替他掙得文壇廣譽的著作的成功；第二件，就是他的未婚妻的棄世。他的未婚妻名喚荷富曼 (Maria Hoffman)，是他的法學導師的女兒，是一個美麗而且溫柔的女子。她的一死，使歐文感著極端的悵恨。甚至於使他到死沒有

拋棄他的獨身終老的決心。他到後來自己說道：「這樁事情似乎把我的全部的性質都變了，而投擲一點愁雲在我的性情上，永遠不能脫離。」這是真的，我們從他的許多書信和作品上，都可以隱約地見得到他的低徊懷戀的悵惘的感情，然而在他的完成於這件悲慘的事情才發生了幾個月之後的第一部著作中，我們却絲毫找不到他的悲愁的痕迹。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麼？大概也可算是歐文的一種特色了啊。

這第一部的著作就是尼卡泊克的「紐約史」(History of New York by Diedrich Knickerbocker)，是一本敘述紐約城當初在荷蘭人的統治時的歷史，牠的體裁，是以談話娛人為主旨的。這本書出版之後，立即使牠的作者名揚大西洋兩岸，使他進而列席於當時的英文的文學作者之林。就連那時的文名久播的大作家司各德也居然做了牠的高興的讀者，更足以鼓起英、美兩國的人民對於牠的作者的信心。本來從這一年起，歐文便已經有了很好的機會給他走上他的文學生命的路程；然而在那時候，他却很不願意就此把他的全部的前程歸附於著作的事業上，很不願意終身做一個純粹的文學家。因此，在這本書出版以後，他便擱起筆來，將他的全部精神專注於他的哥哥們所辦的商店上，而實地插身入去做他的哥哥的佐理員。

一八一四年，歐文忽動了投筆從戎的志願，自請於紐約的州長，入軍營任了短時間的軍務秘書。這或者可以顯示他雖然永遠帶着優游瀟灑的閒情，但他的心中却不是沒有剛勁英豪的氣概的。而在他任了這個職位以後，因為要隨着海軍去遠征海盜的請求被拒却了，他便快快地辭

了職，重新回到商業上去。到了明年，他一半爲着他的店裏的事情，一半爲着他的浪遊的快樂，便開始他的第二次的歐洲旅行。在出發的時候，他原是預備幾個月就要回來的。那知道一住便住了十七年，等到他重見故鄉的面時，他自己和他的故國都已經經過了多少的大變遷了。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二年的這十七年間，便是我們這位少年作家自含苞始放而漸臻於燦然開滿的一段過程。他逗留在歐洲至於這樣長久，是頗足令人詫異的，雖然他有一個姊姊住在伯明罕（Birmingham），而利勿浦（Liverpool）也有他們的支店在。他的久留，是因爲一樁樁意外的事情繼續發生，總是妨礙着他的還鄉：其中的第一件，就是他的利勿浦主持商業的哥哥得了病，不能照常做事，而他們的商業也一日日地衰落下去，情形很是不佳。自從他身蒞歐洲以後，直到一八一八年止，這三年間，他的心思氣力——除了幾次假期的旅行外——完全用於維持商業上，使他過了三年長期的煩惱的生活。一直支律到一八一八年，他們的商店終於關閉了，他便不由自主地跑到倫敦去，開始他的光榮的筆墨生涯。他的後半生的事業，便在這時期決定了。

我們必須記着：這位文人的幼年的身世，原是很安樂的；他一嚮沒有受過甚麼經濟的窘情，因而養成了一種把生活看得太容易的毫不經心的態度。到這時候，兄弟們一同入於窘鄉，機險起他的注意，使他知道稼穡的艱難；他知道從此以後，不獨他自己要自食其力，併且連他的幾個哥哥也要靠他這枝筆來供養了。在決定拿他的筆墨去謀生活之前，他確實經過一番選

疑審顧，但情形壓逼着他，祇餘這一條生路給他走了。於是他終於舉起他那枝成功的筆，奮步向前。

這第二次的文學嘗試首先產出的，就是克萊恩先生的雜記——在一八一九年和一八二〇年的兩年間，分七小本刊行於美國；後來合成兩大本，在英國出版。於是他自己的文名，便很牢靠地立定了；他的讀者，從前祇認他作一位新進的作家的，到這時候，便都把他推崇到第一流的作者之林，不止是當時的，并且是全部英國文學史上的。在這部書出版之前，他已受過司各德的聘請，要請他到他的書店裏做一位編輯；但他自己覺得過不慣那種故紙堆中的平凡的生活，辭不肯就，而常常寫些抒情或敘事的短文分期寄回美國去印行。結果就成爲這部雜記。從這時候起，他繼續地做着差不多的傳裁和格調的文章；在一八一二年，成柏黎司白烈撮堡 (Bracebridge Hall)；越三年，又成旅行述異 (Tales of a Traveller)。這三部都是很得大西洋兩岸的讀者的歡迎的書，而那本雜記，一半因爲牠是最先出版，一半因爲牠包涵着「李迫大夢」(Rip Van Winkle) 和「睡洞」(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這兩篇談詭助人的創造品的緣故，最是流傳廣遠，「絃戶誦，到今日依然可信沒有一個英語的民族裏的讀書人不會讀過牠。

一八二六年，歐文在歐洲住了十年之久了。備着那時美國駐西班牙大使亞歷山大哀發列特 (Alexander Everett) 請他去翻譯西班牙著名史學名家拿發利脫 (M. Navarrete 一七六五—一八四四) 新發表的名著哥倫布的水程 (Voyages of Columbus) 的機會，他的文學生活便另闢出

一條新道路來。他一嚮是熱誠地羨慕著西班牙的仙城般的國土，和她的傳奇般的歷史傳說的，自從他幼年時熟讀過地希他斯(Gins Perez de Hysas)的「格蘭拿大內戰史」以後，便渴想着去觀覽西班牙的歷史的名都，這種期望，後來又被他的西班牙文學史的研究增高了不小的熱度。現在，他的夙願可以大償了。他連忙跑到西班牙的國都馬德列(Madrid)去，在美使館中受了一個閑職，而盡日致力於搜索這個故國的遺聞逸史，而且日日埋頭於那裏的耶穌會大學(Jesuit College)的藏書樓裏，尋幽探隱，很讀了不少的奇書。他在那裏一連住了三年，這三年實在是他的最有進益的修學時期；即就他的一生說來，這三年也可算是他的唯一的刻苦用功的時代，在以前和以後，他都不曾有過像這樣專誠讀書的機會。那時他所發見的關於哥倫布的材料太豐富了，使他不能不拋棄了翻譯那本新書的本意，而自己作成一部「哥倫布的學年及其航迹」(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他這本書，雖然也有些根據拿發利脫的原著的地方，但大部分是未經人道的材料，而且處處都可以瞭然表現出他自己的作風來。

在這本書出版之後的四年中，他一連作成了「格蘭拿大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Granada 1829)、哥倫布的同伴的航程(The Voyages of the Companions of Columbus 1831)和「阿爾漢白拉故事」(The Alhambra 1832)這三部名著，都是他這幾年的遊覽西班牙的結果。正在他優遊沈浸於大食故宮畔的傳奇的空氣裏，而恬然享樂他的鯉魚生活的時候，他忽然接到了他的故鄉任他做駐英的美使館裏的祕書的消息，他的恬快的生涯，便就此完結了。雖然

他留寓此邦，已經歷過四五年奇悠久的歲月，但他的好奇竊舌的心，却依然未能滿足。在阿爾漢白拉故宮的一作者和格羅拿夫的告別」的最後一篇裏，這位多情的文火很稠裊地以細膩溫柔的筆調描寫他胸中的低徊依戀的感情，能令讀者爲之神馳於那種蕭寥而閃麗的雄王遺構間，不期然而然地隨着他興起無限的回首惘然的情緒。他這個時期內的幾部西班牙作品，以這本故宮餘載爲傳誦最廣，享譽最隆，而且近時還有人評牠做「他的雜記體裁的作品中的第一本」。

（美國最近替他作評傳的人希幾堅克 C. A. M. Hitchcock 所說），或者也正是因爲這本書裏的題材，多半是最適於他的性情和筆致的緣故啊。——我自己也恰是和希幾堅克有同意的，雖然我還沒有完全讀過歐文的作品，但我承認他是最適宜於做這一類的文章的人。

從此以後，他在倫敦很滿人意地履行他的使館祕書的職務；但僅僅受職兩年，他便大動鄉心。於是在一八三二年辭了他的職務，回到美國去了。

他這十七年的留寓歐洲的生活，除了搖筆著書之外，可紀的事情正多着呢。雖然還是常常地受着軀體孱弱的困惱，但他所過的韶光，却大部分是愉快的，幸福的。他讀了不少的良書，看了不少的名劇，交結了不少的當時的英倫和歐陸的俊傑、文豪。那時的著盜於社會上的人物，無論男女，差不多沒有一個不以接他聲咳爲莫大之光榮；而他的文壇上的喧譽，他的溫厚的性情，他的高華的儀表，他的清純的人格，一切都足以使他無往而不遇着無限的歡迎親善的熱忱。他遊覽了許多名勝的地方，在那時交通還遠不及現時的便利的時代，這是很不容易享樂

得到的。他又收納了許多在那時很不易得的榮譽：西班牙的皇家史學會酬以榮章，而牛津大學也授以法學博士的學位。至於在美國，他的光榮更大了：舉國都在感謝着，贊頌着他的解答了英人的那句輕薄問話的奇勳，當他身兼故鄉的土地的時候，國人首先饗之以褒榮的公宴，接着便請他充許作紐約市長的候補人，後來政府方面，也給他以國務院裏的職任，但他都辭謝了，依舊枯守着他的學者的生涯。

回到美洲之後，他的聲譽日隆，而他的經濟情形，也隨着日臻寬裕。他的著作已經絡繹不絕，他掙了些些資產，雖然因為他不善經營處理，和慷慨資助他哥哥緣故，也損失了不小的數目，但他現在生活，總過的很舒服了。我們從他的遺牘裏，可以見到他這時候常常有這兩種慮在他的筆下宣洩出來：其一是他的謙謹自持，足證他永不會遇着功成名立後的遺失人心的危險；其二是他重見他的故國於十七年的長期隔別之後，而對於社會上的凡百變遷的震驚，這差不多使他恍忽覺着他自己躬親閱歷他的筆底下的三十年山中夢醒的李迫重反故鄉時所曾經歷的情景，而不期與他興起同樣的感情。他這一次的還鄉，一直住了十年，直到赴西班牙公使的任職時，纔再離開美國。

他還國不久，又動了去觀察美洲西部的土人的鄙野生活的好奇心，便挾着政府委派的使命，西行遊覽。在美蘇里 (Missouri) 和阿幹沙士 (Arkansas) 兩條河的流域遊歷一周之後，他又尋得了許多的資料，而一連作成「百萊里」(A Tour of the Prairies, 一八三五)、「阿士利

亞 (Astoria 一八三六) 和「彭納飛兒船長的歷險記」(Adventures of Captain Bann-ville 一八三七) 這三部以美洲西部的事情和生活為骨幹的書。而在一八三五年之內，他又做了「阿勃斯福利紐司達大寺」(Abbotford and Newstead Abbey) 和西班牙征服軼史兩部不甚重要的著作。

到這時候，歐文年事漸老，覺得有些倦遊了，便在逗留鏡上，營了一間的精舍，顏曰「榜陽堂」(Sunny-side)，和他的老病的彼得哥哥一同過活於其內。舉凡姪兒，姪女之輩，以及其他較親近的戚屬都是很受主人的歡迎，而羣居於這位五十多歲的老名士的牀幃之下。這麼一個大家庭的生活費原是很不容易給一個老人支持的，但歐文很情願以努力工作去維持。門庭之內，春氣盎然；一家的男女老少，都各以誠心親愛着我們這位文人，自然也足以使他忘却他的勞苦了。到一八四二年，歐文已是五十九歲的老翁了；在他人已到了勸勤頤養的時代，但他轉老當益壯，重新出來擔任美國駐西班牙的使臣。他之毅然出任此職，也是間接地為着支持他的一門老少計的。而這樣的任命，也是一種極大的榮譽；那時美國的總統泰勒爾 (John Tyler 一七九〇—一八六二；美國第十任總統，一八四一—一八四五) 和國務大臣韋司達 (Daniel Webster 一七八二—一八五二) 都是很傾倒歐文的人，而且知道他熟悉西班牙的掌故和情勢，因此職給他。但他在任內的四年中，時時震懼於這一國的內訌，使他的職務，很難措置裕如。而又加之以身體不健康和沒有空時間給他讀書的兩種原因，終於逼着他辭職返里。在這四年的任內，他的政績已很可稱道；美國的人民已公認他是他們國內的自古及今的第一流外交

家中之一人，能夠很滿意地振國聲於異域的。

從西班牙歸來以後，他便安居於他的「傍陽室」中，很愉快地享樂他所餘的十三年光榮閑適的暮年。這時候，他的精舍已成爲美國的文學的進香客所朝拜的神龕；而一室之中，時時羣集的都是國內的第一流文學家，使這位老文人時時享受着「談笑有鴻儒」的融融的樂趣。他的光儀也夠高了，他的年事也夠老了，本來他已經可以自安於優遊優息的閑歲月中了。然而他依舊是孜孜不輟地進行着他的不朽的事業：「哥爾斯密司傳」(Life of Goldsmith 一八四九)、「穆罕默德及其教徒」(Mohammed and His Successors 一八五〇)以及「烏爾福盧金載」(Wolfer's Roost 一八五五)這三部名著，都是這時期的產品。此老，鑿鑿精神，並不爲他的頹齡弱體所掣制，也就從可見了。且他這時期內的成就，也還不止此呢！雖然他自己已經覺着他的精力日就衰疲，但他却早已立心要作成一件畢生的大業；他自己覺得爲要建樹萬世名計，他的以前的成就，還未足廢他自己的雄心。他必要再作成一件偉大的事業，遺留一件大禮品贈給他的國人。在這十幾年的退息時期中，他無日不在憂慮着他的精力不能幫助他完成他的偉業，使他費志以沒。這個憂慮，實是他的光榮愉快的暮年裏的一點晴日的愁雲。

然而他的一生畢竟是得天獨厚，他總算是一個幸運兒：恰好在他的貢獻於全國國民之前的最偉大的著作「華盛頓傳」(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一八五九)完全成就之後，就在牠出版的那一年，他就下無量地歸別這個世界了。這實是他的第一件賞心樂事；自從一八五五年

以後，他便致全力於這件壯舉，深恐「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的，於今竟目觀其成，他應當是如何快慰啊！而且這部「令人妙筆稱雙絕」的大著作風行之後，愈加增進國人對於他的崇仰心，使他棄世的一日，全國爲之震悼，而全紐約城的國旗，也都降至半竿上，實是尋常的文人學士所不易獲得的榮哀。他的遺骸，葬於匯洞公墓內，葬着他的母親的墓旁。

三 華盛頓歐文的作品

歐文的作品是不容易分類的，我們最好拿牠們分期來說，似乎自然的。我這裏就是把牠們分納於少年、中年和晚年的三個時期。

一、少年期（一七八三——一八一八）這一期的主要作品是尼卡泊克的「紐約史」；而「拼盤雜誌」裏的零篇斷簡，雖然不算是關係重要，但至今仍吸引一些讀者，而且有些文學批評家還要常常舉出這些文章來做歐文少年時代的創作天才的證明。紐約史所敘的，是始於世界的起原而迄於荷蘭人統治的末業的紐約，大部分是以談諧諷世爲主旨的。在現在看來，這裏所極力渲染的滑稽的空氣，有時似乎也太濃厚了。反易引起閱者的厭倦；但在牠出版的時候，則極能激動好感，風靡一時，使人人都有一个尼卡泊克先生時時浮現於記憶中。有些批評家更說牠是美國產出的關係於國家聲譽的文學書，實以此爲第一本。他們也不怕招惹出別國人說美國文學起源於滑稽的作品的讖彈，這本書之深得人心，也可見了。這本書裏有些刻薄荷蘭人的地方，顯然是受着當時的英國人的蔑視荷人的風尚的影響；在現時看來，這很是損害此書的文

格，而且和歐文的一生的溫厚的性情和他的後來的著作的柔美的風範，大相懸絕了。

二、中年期（一八一九——一八三七）這一期的作品包括着「克萊恩先生的雜記」、「白黎斯勃烈撮堡」、「旅行述異」、關於西班牙的著作四部、克萊恩雜著三種，以及西遊的著作兩種。這正是他的精神煥發，注全力於他的著述事業上的時代；他的一生的著作，大半成於這十八年中。關於雜記一書，我們在下節再行詳論，這裏且暫置不談。「白黎斯勃烈撮堡」也是歐文的最能喚起讀者的悠然神往的感情的作品之一，內中所包含是一大套的英倫的鄉間生活的故事，和許多鄉村情景的畫圖。無論甚麼人，一披開這一本書，必定要聯想到阿狄生們的「旁觀報」中所刊載的三十三篇關於洛志先生（Sir Roger de Coverley）的文字；而我們從這本書可以瞭然看出來的，就是，田野生活所能夠供給的文學題材，並沒有被阿狄生、司蒂爾（Richard Steele）六七二——一七二九，阿狄生的旁觀報的助手，「洛志先生」的文章，有九篇是他所做）輩搜羅淨盡，他們祇不過尋得了這樣的一個材源罷了。而且歐文的幽默恬淡的心思，又特別適合於這種的題材，因此，這裏頭的「耶穌聖誕」的幾篇記錄，和「五月朔節」、「多兒富海里查」（Dol-der Heiliger）的故事、「胖先生」之類的文字，更是得人歡迎。旅行述異一書的性質，也是和上面的兩本大致相同的；這三部書很可以合歸一類。這一部是歐文的刻意經營的書，他自己認為三部雜記中的第一部；然而英、美兩國的批評家卻都不以為然，而多數刊之為次於其他的兩書。但其中也有好幾篇是很出色的短篇小說，即在今日的文壇上，牠們也可以佔一個最高的位

畫，而使人不得不認牠們的創造者是美國的第二個——而且是第一流——的短篇小說家。而英國的文壇的宿將司各德也曾傾倒於這部書裏所代表的豐贍而奇譎的想像力，而極口稱道牠呢。

那幾本以西班牙爲題材的書，都是很成熟的作品，沒有一本不足以表現出歐文的天才，和他的幾年留寓的勦學所得來的新智識，也沒有一本不曾顛倒過許多的讀者。這一類著作的第二本「哥倫布傳」，能以驚人的純巧，把極準確的史蹟融合於極活潑的選材手段中，既不支蔓，又無疎漏。在近百年的許多種這位大探險家的傳記中，大概以他這一本爲最佳了。但其餘的幾本史傳體裁的東西，似乎都是文勝於質，所帶博奇的氣象實豐富於純粹歷史的精神。就是他那本很經心的「格蘭拿大的征服」，也有些人嫌他祇注全力於刻畫書中的英雄的美德，而把當時的西班牙的戰士的野蠻兇暴的地方遺漏了。這自然也是緣於他的純文學家的眼光，因此，這幾本書，我們最好祇拿來當作文學作品讀。而他的這一類的著作中，所以要推「阿爾漢白勒故宮」爲第一，也正是這個原因。「阿爾漢白勒故宮」——以下從林譯稱「大食故宮餘載」——是他的四年的西班牙遊覽的結晶，包含着四十一篇的那地方的故事和傳說的紀錄，以及他自己的低徊吊古的感想文；以高華幽麗的語言，曲曲地傳出他的細膩的感情，和這故宮所涵孕著的淒豔的陳迹；有人號牠作「美妙的西班牙的雜記」，其實在我們東方人的眼中，則祇覺牠比他的專譽最隆的雜記更富動人的魔力，作品更妙，——至少我個人的眼光是如此。當他留寓西班牙的時候，他的渴慕多時的仙境挾着無限的神異的傳說很神祕地展佈在他的眼前了，他便長日酣

夢於摩爾人 (Moors) 所造的雄麗的故宮內外，儘量地享樂着搜奇探異的樂趣，儘量地放縱他的幽夢般的幻想遊思。那時他所聞所見的，在在都足以大快他的幻癖，自然鼓勵他拋棄了陳陳相因的枯燥無味的史蹟，而興高彩烈地去做一個「鬼畫狐」；而西班牙的清麗的風景，故宮左右的雄傑的建築，又各施影響於他的遊癖上，更令他低徊戀慕，不能不借着他的健筆去發洩他的傷離懷古的情思。總而言之，這本書裏的材料，無一不是恰合於這位文人的筆墨和性情，而其中的抒情文字，我們更可以深信一句一字不是從作者的心靈深處發洩出來。我們便認此書為歐文的雜記體裁的作品中的第一部，也自然不會貽武斷之譏了啊。

克萊恩雜著 (Crayon Miscellany) 共三本，就是「柏萊里一周」、「阿勃斯福和紐斯達大寺」以及「西班牙征服軼史」三部書。軼史一書不過是集合一些關於摩爾人侵入西班牙的傳說的雜著，以補格蘭拿大的征服套禱漏的，沒有甚麼令人特別注意的地方。「阿勃斯福和紐斯達大寺」也是一部不甚重要的紀遊作品，其中祇有敘述他在司各德和拜倫兩大文豪的邸宅裏遊覽時的情形的部分，比較能喚起讀者的興趣。「柏萊里一周」原是作者的西遊三作品中之一，和其他兩部「阿士王利亞」和「彭納飛克船長的歷險」都曾受過那時所注意北美洲西部的情形的，和喜歡從事於地理探險的人的歡迎；但像這樣的題材都是不許天才的活動的，而且在後兩部的著述中，歐文實際上祇是把別人的紀錄整理一過，祇居着編輯人的地位；因此，除船長歷險記一本頗有些動人的冒險的描寫外，都不足以見作者的所長。這三部書，到現時也頗不容易吸收讀者了。

三、晚年期（一八三八——一八五九）歐文這二十一年中的著作，祇有四種——「哥爾斯密斯傳」、「穆罕默德及其教徒」、「烏而福盧僉載」、「華盛頓傳」——而以他的最後的鴻著「華盛頓傳」為最風行，也就是他的一生的最高等的作品之一。歐文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所以能成爲第一流的，同時也是最得民衆歡迎的文學家，至少也要有一半是從這部最正式的著作得來。他和華盛頓曾有過一段軼事，很有趣的。當美國的國父華盛頓入紐約城就總統職的時候，我們這位文學家正在幼年；有一日，他的乳母抱他在懷中，隨着那位偉人之後，熱誠地將這個小孩呈於他的面前，說道：「敬請你賜他以光榮，這是一個襲着你的大名的孩子啊。」當時那位大人物輕輕地撫着這小孩的額頭，而爲這個後來替他自己作不朽的傳記的文人祝福。在那時候，又誰能料到這兩位華盛頓之間，竟存着一種「文以人傳」，「人以文傳」的大關係啊！自然咧，像華盛頓的這個人物，本不是歐文的一本傳記所能爲之輕重，但直到今日止，歐文的這部大作，却很光榮地佔着第一本的華盛頓傳的位置。他的選材的忠實，剪裁的神妙，刻畫的動人，簡直沒有一章一頁不是很靈巧地活畫出一個神采奕奕的純潔偉大的華盛頓來。我想，華盛頓在天之靈，伯也不免自嘆當年的一撫額的祝福爲報酬太薄呢。

許多人都以爲歐文的風格和文筆都和哥爾斯密斯很相近似，而他自己也曾說過，於古文學家以受阿狄生及哥爾斯密斯兩人的影響爲最多。我們知道這一點，便可以想得到「哥爾斯密斯傳」的價值如何。我們這裏也不煩贅述了。「穆罕默德及其教徒」是敘述回教的起源與流布的，直

運西班牙的受侵掠爲止。曾有人評牠道：「這本書也和歐文的其他一切的歷史著作一樣，牠的趣詞尋常的醉人的風度，自足補牠的略缺深沈的搜索的微憾而有餘。」(Charles K. Adams) 在不是專研宗教史的人看來，這本書似乎還不失牠的第一等的同教典籍的地位。

烏而福僉載所包含的，大都是些退居時東塗西抹的雜文，除了供給些關於作者的生平參考資料而外，再沒有甚麼大價值，我們也不必細說牠了。

四 克來恩先生的雜記

「上帝降福於他！」英國的浪漫詩人拜倫在讀着歐文的這本雜記時，很動情地嘆道，「他是一個天才；但他還有其他的勝於天才的東西——就是一個心。」我們在上面也曾說過，我們這位在那時還是文壇新進的文人，就是挾着這部表現他的天才和他的心的雜記，一躍而登於不朽的城。在我們東方人——尤其是在我們嚮來以「載道」爲文章的標準功用的中國人——看來，這或者是很可驚怪的，因爲這部雜記裏所包含的，不是「齊諧志怪」一流的神話故事，便是私人的遊記一類的小品文章，無論這裏面的文辭做得怎麼好，終不過是茶餘酒後，資爲談助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又怎能遽揚作者之名，而使之即時成爲第一流的名下士呢？所以林紓先生將牠的一部分譯成漢文之後，便題名作「拊掌錄」，而且替牠加上「滑稽小說」的嘉號；這中間似乎便暗示著不許牠屢入文學的疆域的意思。然而歐、美人士的心目中的「文學」的界說，是遠不如我們的那麼樣「道貌盎然」的；大概舉凡一切的我們的三教九流所不納的用文字寫

出來的東西，都可以有巍然高踞於他們的文學之堂上的可能，祇要牠具有他們的眼光裏的文學的質素就夠了。而他們的眼中的文學的質素，則僅是「激動感情的魔力」，更沒有別的東西。歐文的這部雜記，則和他的其餘的作品一樣，恰是最富於這種魔力的，甚至於使人說「沒有一個讀過他——歐文——的書而不被他弄得歡樂一點的人。」（阿班納吏 J. W. Aldrich 的「美國文學」一八頁。）幸而不生於中國的歐文，幸而不產於中國的文壇上的雜記，又怎能不震動一時的耳目，而躋於文學界的名士名書之列啊！

雜記的原著一共包含着三十四篇很漂亮的抒情或敘事的文章，而其中的最得人心愛的，要推「李迨大夢」及「睡洞」兩篇為第一；其次便是聖誕節的五篇雜記和「惠司敏司達大寺」，「游沙士比亞故鄉」（這一篇此本未譯）諸作。此外則有幾篇纏綿悱惻的寫情文字，如「妻」，及「碎心」等篇，則最受青年文士的歡迎。而在大體上說來，我們簡直可以說：這三十四篇的東西，沒有一篇不是很好的文學作品。在這部名書出世以迄於今的百多年內，凡是曾經入過學校的美國人，固然不會不曾讀過牠，即全世界的無論那一國的稍會涉獵英文文學的人，也總不會有把牠屏於他的閱讀的範圍外的。牠的文辭的豐麗，牠的風格的高華，牠的丰神的嫵媚，凡是稍會留心研習過英文文學的，大概都能辨認出來。而牠的質料，則顯然沒有甚麼深沈的哲學的意義，但這不是牠的缺點。本來優美的文學，和深玄的哲學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哲學家的鑽之彌堅的問題，自有哲學家來處理，非文學家的分內的事情。而優美的文學作品，也簡直沒

有絲毫的討論或暗示哲學的思想和問題的變遷。歐文這部雜記的目標，祇是如一個畫家的寫生一樣，把他所得於人生社會及自然界的種種的現象，用他自己的心靈去提鍊一過，然後重新用他的筆墨去表現出來。因此，在他的「自述」裏，他自己也拿畫家的筆本來比較他這部書。他的選材，可謂極兼收並蓄的能事了，信手拈來，俯拾即是，似乎是無所容心於其間的：友朋的談話，他自己的觀察，藏書樓中的塵封蛛網的架上，都可以做他的無盡藏的材源。而於每種材料尋覓到手之後，他總要讓他自己幻想很自由地拿牠來玩弄一番，必待弄到熟透了，然後達之於語言文字，因此，我們所能發見於他的作品上的，祇有他的自由活潑的想像，和他的毫無掩飾的性情，而沒有甚麼深玄的思慮。他也不是絲毫沒有目標的，我們在他的「聖誕夜宴」的結穴裏，會知道他的作品，志在娛人。但我們要知道他所謂娛人，並不是徒然作為無意義的文章供人消遣的意思。若果如是，歐文便和我們近年來的無聊文人沒甚麼分別了。原來他生平有一種信仰，以為祇要使人類常常保持着尚與歡娛的情緒，人間的罪惡便自然會減少許多；由是，他便樂得就着他自己的性質的傾向，努力謀用文字的力量去挽回及提高人與人間的漸臻溶洽的好感。由此可見他的娛人的用意，也自有他的社會的使命寓於其間，我們也不合便拿今日的眼光去對他大肆譏評。

雜記中的「李迨大夢」是最受歡迎的一篇，上頭也說過了。其實這種的二十年的長睡的故事，也不是沒有來源的；在許多種的語言中，似乎都有些類似的神話故事——我們的神仙故事

中，記得也有樵夫在山中看兩隻下完一局棋，斧頭已經朽爛的故事，而「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這兩句話，更成爲很普通的諺語了。但在那缺乏神話的歷史時代的美國中，這篇故事的出現，却不能不一震那善終身役於現實生活的人民的耳目，而使他們深信他是完全出於作者的想像的東西。而他的靈巧而深刻的筆致，又很足以烘托他的創作力；即算他是有所依據的，他自己也已經很巧妙地彌縫過去了。但這篇故事的傳誦的廣遠，也很要感謝後來的美國大書劇家遮法孫 (Joseph Jefferson 一八一九——一九〇五) 的排演之功。在這篇作品出世之後，本來早就有過許多戲劇拿牠來編成劇本，而且經過好些演員扮演過了；但他們的成績，卻都不及遮法孫的美滿，也未嘗聳動過許多人。直至遮法孫出，這一睡二十年的李迫纔算是很滿意地實現於舞臺之上；而李迫的大名便也很迅速地傳播起來。同時這位喜劇家也得了一「活李迫」的綽號，而聲譽日著。那時愛看遮法孫的這齣戲的，便帶着去讀歐文的原書；愛讀歐文的書的，也因而歡喜看遮法孫的戲；這兩個李迫的創造人和表演人，便互相依倚着而擴展他們的地位於美國人的崇拜中；這也是文藝界的一件很有趣的美談。

「睡洞」那篇文章，據歐文的姪子皮亞爾 (Pierre M. Irving) 替歐文作傳和編印他的遺稿的說，是在作成的一年前已經有了簡略的草稿的。那詩歐文正在伯明罕，住在他的姊夫的家裏；他的姊夫偶然對他講及他自己幼小時在逗留鎮所遇的一個勇少年，說這少年自稱生平無所畏懼，曾經在夜遊中和鬼物賽跑過。這一段閒談忽然喚起了歐文的興趣；他便用着他的想像力

立時草出一篇故事的大綱來，而誦讀於他的姊妹和姨夫之前，以為笑樂。其後他便將這篇草稿想置了；直到一年之後，他到了倫敦，纔將牠擴展起來，便成為現在的這篇美國文壇上的有數的傑作。這裏面的伊卡博克黎因先生，也是由來的。在一八〇九年，正當他的未婚妻棄世之後，歐文會到堅達荷（Underhook）哥倫比亞的一個鄉村去開遊兩月，在那裏認識了一位藝師，名喚麥爾文（Jesse McVida）。後來在一八五一年，他接得這位藝師寄來的一封信，便在這封信的背面寫道：「從麥爾文寄來的；這位麥爾文就是伊卡博克黎因的藍本。而牠的覆信中也有一句話，瞭然指示出這篇故事裏所描寫的學校的形之所本；今特摘譯如下：——

你的來信，真是最受歡迎的！牠着實喚起我的回憶，使我憶及從前和你一同在堅達荷的樊納西的家裏所過度的愉快的情形和愉快的日子。……

你告訴我，那舊的學校已經拆毀，而即在其地另建一個新的學校了。我對於這事，極為惆悵。我現在很想再見那舊的學校，在那裏，當我的早晨的記事的工作做過了之後，我常常來到，而且有時還在那裏等候着你，直等到放了學，而你也常常答應我把有些健而肥矮的小荷蘭孩子所應受的責罰延阻着，等我來到時纔去執行，給我看着玩。但你永遠沒有實踐過你的約言。至於那新的學校呢，無論牠是怎麼樣華美，我想，我是不會以友誼去親近牠的。……

啊啊！這些話不是已經顯明顯示出這篇故事裏的那個私塾和那位先生的所自來了麼？當真

這封信的時候，歐文已經是雄視於美國文壇上的蓋代文豪了，但我們在這封信裏可以看見的，他對於那位塾師似乎還具有無限的溫密的感情。這自然可見他的謙光；但這位微時的故人，既然做了他的名作裏的人物，實不無貢獻於他的盛名，他也應當感謝他。

最後，關於這本書的譯文，我還要說幾句話。本來林紆先生的翻譯，自有他的好處，也有他的壞處，早已經過好些人說過了。這本譯文，雖然祇選擇了原書的十篇，不及全書的三分之一，似乎也太少了些，但所選的都是屬於最好的部分的——雖然屬於最好部分的並未選全——大體總算不差。在文字上，他也很能夠表現原書的風趣，有許多值得贊美的地方。大概因為口述的人過於不經意了。原譯本很有些不能將就過去的錯誤，現在大致都已校正了。

五、餘論

以上的幾節，分述過歐文的生平和他的作品了。我這裏再將歐文的作風，和他的影響總說一下，以為結論。

凡是稱稱和我們這位文大親接過的尺牘，沒有不為他的溫密的感情，柔和的氣度所感動的，而在我們沒有親接過他而僅僅讀他的作品的人，在讀過他的作品的時候，所最易發見的，也就憑他本人的這種特質。他的作風是最有恆定性的，無論在他的那一種的著作裏，他永遠不會失掉他的特徵。批評他的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沒有一個大議論家所有的恢宏熱烈的氣魄，更沒有一個大歷史作者所具的瀟灑的學問和深刻的眼光，然而這些東西，卻沒有人以為是他所需要

的。他的才力，已恰夠使他成爲一個深入人心的文人。他的清俊而富於風趣的作風，無往而不能鼓舞讀者的興致，而使讀者以歡迎太陽光一般的熱誠去歡迎他。他的風趣，在「紐約史」裏所見的，還未免有點粗的地方，但在後來的著作中，便漸漸的精練起來，刻畫形容，恰到好處，不會使人覺着有甚麼不自然的穿插了。他的遊思幻癖，更隨時隨地隱約表現於篇頁間，即在他的最莊嚴的著作裏，在時時映翳出來，足令人不會忘記了他的特質。他創造出許多妖魔鬼怪來散佈於黑邊海畔，替那很不容易找到神話傳說的美國，平空造出許多童話的背景來，正是受着他的幻癖的驅使。他不愛選用現實生活的材料，因爲他本來把文學看作自身就是目標，不必附麗於人生社會始能獲得牠的價值的，況且他自己又無時不受着他的幻癖的驅使，他自然不去找實際的生活來做文學的題材。總而言之，他是個富於溫密的感情，而自縱於神祕的空想的人，他的作風固然無往而不流露着這種特色，而他的成功，和他有時不免要受嚴酷的批評家的譏彈的原因，也都可見於他的這種特色上了。

有些人說，歐文是沒有使命的，他沒有做到文學的引導社會，促進人羣的職司。說這話的人，實是不知道訓導的實施是有種種的形式，不一定要正襟危坐而殷勤設教，纔能收到指導人羣的功效。誠然的，歐文自己祇是一個人生的旁觀者，他沒有甚麼野心，也沒有感着甚麼要他解決的問題；他永遠不會加入過人生的爭競的場上，而祇知道永遠對一切的同时代的生物懷抱着無限的同情。他又是一個幸運兒，除了天賦獨優之外，他人世以後，又是一帆風順地進登

於安富尊榮的地位，並未會閱歷過多大的艱難窘惱的境狀。這樣的一個人——英國的批評家克思列（Hazlitt）號他作「一個珍飾滿身的人」（*a glittering man*）——當然不能希冀他做出近五十年的俄國作品來。然而便說他沒有使命可言，那也不是真理。在他那個時代的英美兩國的情形下，他除了教人平和愉快地享樂他的歲月而外，還有甚麼可說呢？他自己的人生觀是：我們所住的世界是好的；我們要表示我們的欣賞的最好的途徑，就是感謝而享樂我們的生命。因此，他的作品裏所流露的對讀者的貢獻，也就是他的這個態度，他總是一個溫和平易的美國人，他的思想或者恰好和德國的尼采（Nietzsche 一八四四——一九〇〇）立於反對的地位。至於他在美國所生的影響，那是極大的。他是第一個替英國的文學開關光華的道路的人，而在英美兩個兄弟之邦間，那為獨立的戰爭所啓的嫌隙，實已被歐文填滿了，而在精神上聯結起兩國來。他又是第一個在自己的國內找出許多文學的資源來的人，直到今日，還有許多文學家用着他所發見的材料構造出許多著名的文學作品。要而言之，他的確不愧是美國文學的創建人。

一九二四年三月

歐文著作年表

嚴既澄

歐文的著作，在導言裏已經簡括地介紹過了；茲爲使讀者容易獲得一個提綱挈領的概念起見，更把牠們分年表列如下。

- 一八〇二 阿兒司泰評論文 (Jonathan Oldstyle Papers)，凡九篇，署阿兒司泰名，發表於其兄所編的晨報上。
- 一八〇七 拚盤雜誌 (Salmagundi) 凡二十小本，作者共三人——歐文、鮑而登及歐文之兄威廉。
- 一八〇九 紐約史 (A History of New York)，署尼卡泊克 (Diedrich Knickerbocker) 名。
- 一八一九——一八二〇 克萊恩先生的雜記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自一八一九年五月始，分七集絡繹出版於美國；一八二〇年二月，以前四集合爲上卷，刊於英倫；七月，復以後三集合爲下卷，并增入美國版所不載之「印人特質」等數篇。
- 一八二三 柏黎司白烈撮堡 (Bracebridge Hall)，始出版時，仍署克萊恩先生名。
- 一八二四 旅行述異 (Tales of a Traveller)，亦署克萊恩先生作；有林紓等譯本。
- 一八二八 哥倫布的生平及其航道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 一八二九 格蘭拿大征服史 (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Granada)，敘西班牙人與摩爾族人之十年戰爭史，歸結於摩爾族之敗亡。
- 一八三一 哥倫布伴侶的水程 (Voyages of Companions of Columbus)，哥倫布水程之補編。
- 一八三二 阿爾漢白勒故宮 (The Alhambra)，作者在西班牙故宮中遊覽三月餘之結果，據敘是中傳說頗多。有林紓譯本，改名大食故宮餘載。
- 一八三五 (一) 百萊里一周 (A Tour of the Prairies)，克萊恩雜著第一本。
(二) 阿勃斯福和紐司達大寺 (Abbotsford and Newstead Abbey)，克萊恩雜著第二本。
(三) 西班牙征服軼史 (Legends of the Conquest of Spain)，克萊恩雜著第三本；格蘭拿大征服史之補編，專敘哥斯族 (Goths) 之敗，摩爾族之興者。
- 一八三六 阿士土利亞 (Astoria)，此書材料，多為阿士土 (Jacob Astor) 七六三——一八四八，美國資本家，紐約阿士土圖書館之創建人，所供給，時阿士土方欲拓殖民地於哥倫比亞河口，此書即記載其計畫與設施。
- 一八三七 彭納飛兒船長歷險記 (The Adventures of Captain Bonneville)，其材料原出於船長自作之札記；歐文向船長購得此記，乃著為此書。
- 一八四九 (一) 哥爾斯密司傳 (Life of Goldsmith)，歐文曾作哥氏之小傳，此時乃取舊稿重

加擴展，成此不朽之新著。

(二) 穆罕默德及其教徒 (Mahomet and His Successors)，敘回教之興起及其流佈；其文學的價值實視其史傳的價值爲高。

一八五五 烏而頓廬僉載 (Walrert's Roost)，歐文隱居後短篇雜著之總集，其中文字多嘗發表於尼卡泊卡雜誌中。

一八五五——一八五九 華盛頓傳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此爲歐文晚年之慘淡經營之傑作，幾成爲一切華盛頓傳記中之標準作品；直至今日，仍不失爲美國中流行最廣之書籍之一。

研究歐文之參考書

(一)美國文學之精神 (The Spirit of American Literature)，約翰墨西 (John Macy) 著，最初發表於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 一九〇八年的一卷上；現美國近代叢書有單行本。這本書論歐文的作風，和在現代的美國文學界中的歐文的地位，都很精詳。

(二)麥白公司英國文學辭典 (Chamber's Cyclopaedia of English Literature)，新版編輯者爲大衛·拍脫力克 (David Patrick)，其第三冊中，附美國文學家傳，敘歐文身世及作品頗精要。

(三)美國文學 (American Literature) 梁威廉 (William J. Long) 著，美國幾因公司 (Ginn and Company) 出版。

(四)美國文學 (American Literature)，阿班尼斯 (Julian W. Abernethy) 著，美國墨利兒公司 (Charles E. Merrill Co.) 出版。上兩種文學史，都有歐文的傳略——以梁氏一種爲較詳——和他的作風的詳細的評論。足供涉獵歐美文學的人用。

(五)美國的文章大師 (Leading American Essayists)，培恩 (W. M. Payne) 著，一九一〇年出版；中有專論歐文的一篇，敘他的生平 and 評定他在美國文學上的地位，極爲精要。

(六)美國文學史 (A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溫特兒 (B. Wendel) 著，其第四卷，第

(六) 三章，對於歐文有極精當的批評。

(七) 華盛頓歐文，(美國文學家傳記叢書「American Men of Letters」之一。) 溫那 (Charles D. Wanner) 著，除敘傳及評論外，併選錄好些歐文的名作裏的精華。

(八) 華盛頓歐文的著作 (The Works of W. Irving)，也是溫那所作，專論歐文的作品，很有些精到的地方。

(九) 華盛頓歐文的生平及其函牘 (Life and Letters of W. Irving)，共三本，出版於一八六九年。是歐文的姪子培兒利歐文 (Pierre W. Irving) 所編。這部書包含研究的資料極多，而其敘述歐文的生平也最是詳密，可算是第二部的歐文研究的參考書。

(十) 華盛頓歐文之生平及其著作 (Life and Works of W. Irving)，是一篇短文，附於墨利兒公司出版的雜記上，作為導言的；著者為却而斯多遜 (Charles A. Dawson)，雖祇是一篇短文，但關於評論及傳記兩方面，也算得是應有盡有了。

(十一) 美國短篇小說 (American Short Stories)，包兒溫 (C. S. Baldwin) 著，在導言上，對於歐文和美國短篇小說的發展的關係，有詳密的評論。

此外一切的論述美國文學的專書，對於歐文，都有多少的評論和敘述；而各家大公司所出版的歐文的著作，也常常有一篇特製的導言附在卷首：都可以供研究的參考用。這表上所舉的，不過是我自己所曾經見過，或在做上面的那篇導言時曾經拿來做過參考用的這一小

部分而已。然而就中國的研究美國文學的人看來，這一小部分也很可以夠用了。

——既澄——

篇目

李迫大夢	(一)
隱洞	(一三)
歐文自敘	(二九)
海程	(三一)
耶穌聖節	(三五)
記車行所值	(三八)
耶穌聖節一日之夕景	(四二)
耶穌生日	(四九)
聖節夜景	(五六)
記惠斯敏司德大寺	(六一)

原書篇目表

既 證

- 著者自敘 (The Author's Account of Himself) 即譯本「歐文自敘一」)
海程 (The Voyage)
羅可哥 (Roscoe)
素 (The Wife)
李迫梵溫格其 (Rip Van Winkle) 即譯本「李迫不夢」)
論說美洲之英國作家 (English Writers of America)
英倫一村居住記 (Rural Life in England)
碎心 (The Broken Heart)
製書之技術 (The Art of Book-Making)
皇家詩人 (A Royal Poet)
鄉間之教堂 (The Country Church)
寡婦及其子 (The Widow and Her Son)
倫敦之禮拜日 (A Sunday in London)
老麥頭酒館 (The Bear's Head Tavern, Eastcheap)

- 文學之變遷 (The Mutability of Literature)
鄉間葬禮 (Rural Funerals)
旅店之廚 (The Inn Kitchen)
魔鬼新郎 (The Spectre Bridegroom)
惠斯敏司德大寺 (Westminster Abbey)
耶穌聖誕 (Christmas)
公車 (The Stage Coach 即譯本「記車行所值」)
聖誕節前一夜 (Christmas Eve)
聖誕節日 (Christmas Day)
聖誕節夜宴 (The Christmas Dinner)
倫敦古蹟 (London Antiques)
小不列顛 (Little Britain)
司脫來福安阿 (Stratford-on Avon)
印人性質之特點 (Traits of Indian Character)
樸看那客之非列 (Philip of Pokanoket)
約翰包兒 (John Bull)

鄉村之驕傲 (The Pride of the Village)
釣魚 (The Angler)
睡洞傳說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獻書序 (L'Envoy)

拊掌錄

美國 歐文 著

閩縣林紆同譯
仁和魏易

李迨大夢

凡人苟渡黑逞河（一）者，與言加嶺幾而山，（二）必能憶之。山爲亞巴拉山（三）之分支，聳然盪河之西岸，其高際天，實爲河上之鎮山。四時代謝，及旦晚陰晴，山容輒隨物候而變；因之村莊中承家之婦恆視此山若寒暑表焉。若在晴穩時，則山色青紫歐露，接於蔚藍之中，空翠爽肌，或天澹無雲，則峯尖如被雲巾，蔚然作白氣，斜日倒燭，則片雲直幻爲圓光，周轉巖頂，如仙人之現其圓明焉者。

山跌之下，村人炊煙縷縷而上，樹陰輒出樓角及瓦縫，隱隱若畫。是村古矣，方美洲新立，荷蘭人曾於此殖民；年代既久，村人乃不專屬荷蘭，然荷人遺迹猶有存者。宅之牆墉，均砌小磚，磚蓋得諸荷蘭；窗眼作木格，古制觸目。屋角四翹，屋頂置箭羽，乘信風轉，用表風色。

村中有李迨樊溫格耳者，溫馴而寡過，舊望也。先烈恆以武功著，而先烈勇實乃不附諸其

李迨大夢

人之身。其人匪特溫馴已也，且睦鄰而善事其妻，唯其懼內，於是村中之主婦咸謂李迫忠能事婦人，禮重如長者。天下人苟得闔教檢束，無不扶服如鼠蛸矣；其處外接物，安能長王其氣？是猶鐵質鍛之烈火，長短隨鍛人所命耳。可知密帳溫幃中之教養，較諸牧師之演說，變化氣質，爲倍十也。由此觀之，家有悍妻，轉爲男子之福；是果名爲福也，則李迫之福，已殊異於常人矣。

李迫每出，遇鄰婦，輒嗚嗚自鳴其趣；於是鄰婦憐之，偶聚，亦謂其妻爲過舉。其村中小兒，見李迫馴而不忤，輒噪隨其後，與之調談。李迫之處兒中，亦水乳，百窘不見忤狀；且助之戲，告以古紅人之事蹟，小兒聽者津津然。於是李迫每出；則羣兒引襟而行，履迹相續；或直趨其背，撚其鬚，雖狎弗怒。至於獮狗見之，亦噤而弗吠，似悅之也。

李迫之見重於村人如此；而獨惰於治生。李迫之爲人，固非惰；譬如垂竿釣魚，竟日不得一魚，李迫亦夷然無忤；有時荷槍登崆入谷，窮日至晚，得數松鼠，卽以爲足，餘皆棄也。若鄰居有事，則悉力助之，雖穢惡之役，及打稻晒籬，均踴躍勉趨其事，無有所却。婦人苟授以簞束，彼卽爲郵，凡其夫所不屑爲，苟授李迫，李迫咸諾。總言之：蓋李迫忠於爲人，而惰於爲己者也。苟自行其田，則推却退畝以爲苦，自云：「吾田磽，舉村田，殆吾田爲至磽，卽使力耕，歲獲亦否。」因之己田之離，委於泥滓，所畜牛卽自嚼其園蔬，李迫無恤也。蓋李迫之田，穠莠之長，如得人培植之力，日值增高。李迫有時亦奮迅將行田，而天雨又適至矣。因之

廣田皆結，獨留二畝蒔秣及薯蕷而已。

李迫之子，襁褓如孤露；子曰小李迫，性質乃酷肖其父，襲其父之舊衣，宛然一李迫也。出輒隨母之跟，服其父之敝袴，袴鉅，則以手引之，猶貴婦人在雨中之自引其裙裾然。然李迫者，樂天人也，長日汶汶，似機軸之上，滯膏滿之，潰不能動；自謂人生度此時世，平安無憂患事也。食輒不檢，遇其賤而易得者即需爲日食，意受一辨尼之餒甘也，若力一金鏹之工，則爲儘。長日搖首噫氣，悠悠然心安而理得，設非其妻日嗷嗷用力攻其耳，則李迫於人間，初無憂煩之事。李迫一舉一動，其妻必醜詆之，習爲常事而已。方其受詆時，李迫則聳肩舉目，搖首而他顧，久乃成爲恆性。然尙巧藏而詭笑，不爾，亦得冒實，久之無術，乃潛出舍外而避之。所云舍外，蓋直蕩古怕婦之人樂土也。

李迫家屬之親李迫者，但有一狗，曰狼。狼之懼主婦之威，亦如其主；主婦怒時，輒指狗及李迫言曰：「是二物者，均生而僵，」且斥言李迫之惰，胥狗導之。然是狗一出野次，亦猶猶能敵羣狗；願勇士及猶狗，雖有恣睢之力，一經主婦長日嗷嗷，亦將氣索而力盡。故此狗一入門，勇狀立變；垂尾循牆，斜睨其主婦，行步乃如病狗焉。主婦偶一舉帚，即哀鳴出戶而奔，李迫積日彌年，自審家庭間情況日蹙，良不易度。而悍婦之威，乃不能與歲月同逝，減其銳力；蓋其鋒舌且日用而日銛焉。

李迫覓備，輒至友朋小會中，開拓胸次。會中人亦多無恆業者；會所即在一遊藝門外，壁

上寫喬治第三(四)象爲逆旅之標記。是間樹蔭濃翳，聞人輒於午後箕踞偃臥，縱論古書不經之事；苟得過客所遺之報章，拾得之；卽大興浮議矣。會中有特立克，微有知識，每得報，卽對衆誦之，衆皆引頸以聽。特立克自云宿學，凡字典中絕鉅之字，見之皆能識，無所慚怯。而聽者聞數月前之事，則聚而籌畫，人人咸出議論；已必延逆旅主人尼古拉司出而斷之。主人既斷，衆誼息然。此主人自晨至暮，輒踞木榻久坐於門次弗動，唯日脚所及，則移榻稍避；恆人但見主人移榻何嚮者，卽知時爲何時，不差累黍。主人寡笑少言，而煙斗則長日不去手。而此樹陰談論之門客，咸知其意之向背。凡言中主人之旨者，則煙斗徐出於口，毒際之煙紋徐徐作重圍，直上於額際而沒。若違拂其旨趣，則力吸其斗，煙燄噴鬱，直迷漫其面，則主人怒發矣。

李迫見偏於其婦，則趨避是問，如築堅堡自衛。後此其妻審其地矣，突然來襲，雷轟電掃，會中人立驅而散；卽逆旅主人至是亦不能勝，乃見輕如秋葉。李迫之婦且戟手而肆詈主人，斥爲盜藪盜盜者也。李迫後此遂窮無所之，但荷槍引狗行獵於林中，擇樹陰濃翳中出糗自餉，並以餉狗，人狗咸不能飽。李迫視狗爲同病，因之親狗甚於親人，時語狗曰：「傷哉吾狼！爾主婦固視爾狗也；然有我在，則汝自不乏友。」狼聞言，搖其尾，仰首視主人，似有所慰藉然。

一日秋高，李迫行獵頗遠，至加齒幾而山之高處，四覓松鼠。槍發，迴響四動，其聲續續

然。旣罷，遂臥於織草之上。時天已垂暮，俯視沃壤雲連，青綠彌望，遠覓黑遼河漸漸東逝，雲光照水，風帆徐徐而沒。內覩但見深谷，人迹弗至；谷底多墮石，以山峭蔽天，日力不及，狀至陰沈。李迫憑高四望，垂暮將歸，計及家已洞黑，至家必更聞肆詈之事，乃太息將行。

忽聞有人呼李迫，樊溫格耳不已。李迫振顧，乃不見人，但見暮鴉振翼，掠山而歸宿。李迫以爲耳鳴也，復行。又聞有人呼李迫，樊溫格耳，而狗毛盡豎，面深谷中而張其牙。李迫毛髮皆竦，亦引目下視。忽見一人，其狀至怪，徐徐自谷而上，背上似有所負，狀至盤散。李迫念是間安得有人，旣而曰：「或村人，此來助於我耳。」旣近，乃大駭！其人旣短而博，髮蓬蓬然，鬚作灰色，衣飾作古荷蘭妝，短衣及腰，腰以下則披圍裙，裙上鉗鈕，直至於膝；背上木箛，似酒滿中，招手引李迫代承其箛。李迫始疑駭弗前，然其人本喜助人，亦力前承其箛。路本仄徑，似溜紋所過，盪爲小蹊者。二人遂同承酒箛行。行時微聞雷聲，似自山峽中來；而所行路卽趨雷聲來處而上。李迫以爲雨至耳，坦然弗疑。

旣逾山徑，遂入山洞，四立均石壁，仰視見天如竇，二人行時，初不交語。李迫雖疑詫，然以心有所怯，亦弗敢問。迨旣入洞，爲狀奇。石洞中有巨羣之人，方立木柱，遙以木球推陷之，以爲藉戲。諸人衣服如一，腰際均帶刀，而貌皆奇古。或則首巨面博，二睛獨小，或則鼻齷其面，如紫五官。其人之冠皆白色，作麵包形，上植雞翹。人人悉有髯，唯顏色各異。有一丈夫——似羣中領袖——年事已多，顏色如歷風霜，蒼活動人；亦短衣博帶而帶刀，高冠豎

紅羽，機長及膝，革履後高而前狹，主著玫瑰之花。李迫見狀，覺荷蘭古畫中，間或見之。其最奇者，衆雖博戲，而儀容清肅無笑容，亦不相通問。萬聲都寂，但有木球推陷木柱之聲，隱隱作雷鳴也。

李迫既進，衆戲遂止，咸怒目視李迫；李迫亦心震不自己，二股亦顫。時諸老啓篋傾酒於巨盆中，示勢令李迫司酒；李迫戰慄受號令。諸長飲既，復博。李迫侍側，少釋其懼，乘諸老弗見，偷嘗其酒。酒力相引，續續而下，乃大醉而寐。

既醒，仍臥於草間，自擦其眼，視日候似侵晨；而樹間鳴禽相下，鷹翅搏雲，作勢而飛。李迫曰：「吾睡至經夜耶？」追思前事，乃歷歷自咎曰：「我歸何以面吾妻？酒之累我至矣！」四覓其槍，槍鏽已滿，槍機亦落，木已朽腐。自念：「彼羣盜予我以酒，遂易吾槍乎？狗又安往？是必見吾醉，追松鼠矣。」噙唇呼狗，狗終不至；呼狼名，亦不之應。思欲覓此數老人，索槍及狗。既起，脚乃弗趨。自念：「一睡之功，乃成癱病，吾妻又將嗔罵斥我矣！」極力盤散下空谷中，但見流水，無復洞天。旁行攀蘿葛而過，尙欲求洞，卒乃得之；然亂石重疊，非復坦夷，而水聲淅淅，卽自石間噴出。李迫知不能前，遂立，因又呼狗，而鶉聲啞啞應之，且側目視李迫，似異其作聲者。李迫飢不可耐，荷鏽槍徐徐而下。

將近村，所遇人恆不之識，始大異。村人亦立前異之，而見李迫時，人八恆自撫其頰。李迫見狀，亦自撫其頰，則髻長逾尺矣。既至村畔，羣兒爭集，指其髻以爲笑；狗亦狂吠。而村

屋全非，地廣而人萃，門戶改易，均不之辨。覺前此所經見，渺不復覩，門外署簽，一一無識其名者；卽窗中外覩之人，亦漠漠如路人。李迨大驚，自念：「詎此世界，爲妖術所遷變耶？然是間果爲吾家，胡有塗炭之別？且山水依然，村路如故，獨人殊耳！昨日之酒，其異乃至於如此！」

迨尋得赴家之路，且行且驚，似聞其妻申而營。廟一至，則景物全非：屋瓦均陷，窗牖全圯，扉已臥地；有狗似狼，徘徊門外。李迨僂口呼狼，狗乃犬吠。李迨頓足曰：「狗亦不見容矣！」既入門，室虛無人。此時萬感交集，而怕婦之心已息，乃大呼：「我妻與子！」都不見答，遂奔赴會所，而逆旅亦空。有高屋踞其地，書曰：「合衆客寓。」逆旅主人曰：「曲乃商，亦書名其上。逆旅本有大樹，垂陰可徑畝；今其地則立一巨柱，其上鑄紅唾巾，上張大旗，纒縷作藍白色，加以繁星點點。乃愕然，不知其所以然。逆旅壁上本圖喬治第三象，李迨踞樹陰對象吸煙，思之益稔。今則亦圖一象，易絳衣而作藍色；前此執圭，今則執長鍬矣。大書曰：「大將華盛頓。」（五）而門外樹陰，仍多聚議之人，特李迨一不之識耳。匪特不識，且似其傾吐及其性質，一一都非。其始坐者臥者，咸作倦容，咳唾隨心；今則氣概赳然，言論鋒利。李迨四覓逆旅主人，——其人肥碩，顏作搢蠹形，且執煙斗，其人蓋易識也——尚有蒙師特立克；然二人均不見之。但見一長瘦之人，方演說民權選舉會議之議員與自由等事，李迨乃一無所解。

迨衆見李迫垂胡而荷鏹槍，衣古代之衣，其後隨婦人穉子無數，遂罷演，集視李迫，大以爲駭。演說之人遂執李迫之手言曰：「君祖何黨？」李迫張目弗省。尚有一侏儒，仰跂其足，面李迫曰：「汝爲聯合黨（六）耶，共和黨（七）耶？」李迫仍瞠目不答。

時有矜嚴之壯士，冠雞翹，斥衆而入。旣入，以一手引行杖，而以一手入腰膂間，張目而視，作莊語曰：「汝入選舉之場，胡爲引槍？且引遊民，得毋爲亂乎？」李迫愕然曰：「我爲是間千著，爲英王不侵不叛之臣，那復爲亂？」大衆曰：「此王黨也！行謀於是間，趣殺之！」雞翹者拊衆而定之，又曰：「汝適胡來？」李迫曰：「我不能爲害，特來此訪故人；故人前此亦咸聚談於此。」雞翹者曰：「何人也？」李迫曰：「前此尼古拉司佛特爾安在？」衆莫能識。尋有老人曰：「彼死且十八年；墳上植木，今木表亦盡朽矣。」李迫曰：「白老母特楷又安在？」老人曰：「初開戰，彼已入尺籍，有人言石點（八）之戰殞矣。尤有人言，在安東尼鼻（九）見溺。迄今不見其反，則死耗確也。」李迫曰：「蒙師特立克又安在？」老人曰：「是人有戰功，已爲大將，入議院矣。」

李迫浩歎，自念：「一夕之醉，而世局變幻如是，然則一身於世爲畸零矣！但有所問，而所對者咸如隔世！且村人有語，我咸弗審，何也？」遂噤不敢問，但頽然語衆曰：「衆中乃不聞村中舊有李迫樊溫格耳其人耶？」

衆聞語，呼曰：「李迫樊溫格耳乎！有之，彼倚樹而立者是也。」李迫顧視其人，大似當

日己身未入山時儀範也！襁褓而情，一如前狀。李迨至是，神志全昏：既疑彼倚樹者之非己，復疑己之非己而別爲他人。方愕顧間，雞翹者復曰：「汝何名？」李迨乃瞿然嘆曰：「此事但有天知！我今非我，另有我矣！」因指倚樹者曰：「彼卽是我，我乃非我！願我見在，彼倚樹者，蓋他人忽而成我者。且昨日之夕，我明明我也！山行而宿，不審何人朽吾槍，死吾狗，長吾髻，變吾世態！吾乃不能自述其名以告汝！」

衆聞言大異，咸拊額思其故。尙有人私議當先去其槍。此時有中年之婦人，手中抱嬰兒仰首覩李迨。嬰兒長髻而哭；婦人曰：「李迨勿哭，彼老者能噉汝耶？」

李迨聞婦人呼其子曰李迨，且覩此婦之儀度，乃忽有所憶，因問婦人曰：「汝何名？」婦人曰：「我爲猶迭司噉滕尼爾。」李迨曰：「爾父何名？」婦人曰：「吾父曰李迨樊溫格耳，二十年前以槍出，遂不返——彼狗歸，而主人頓渺。莫審其人自殊耶，抑爲紅人所得。邇時我尙在童娃也。」

李迨此時，但有一語，語時顫極作微聲曰：「若母無恙乎？」婦人曰：「死未久也；吾母與負販爭價，怒極而血筭裂耳。」

斯言一出，李迨頗慰，乃進挽此女人曰：「我若翁也。前此中年之李迨，今老暮之李迨。詎今者竟已無人識李迨耶？」

忽有龍鍾老婦，盤散而至，仰面呼曰：「李迨，確也！老友，汝歸矣。此二十年中，汝又

安往？」

李迫聞老婦言二十年，自審乃一夕睡耳，遂以山中事語此老婦。聞者大駭，僉議：此間有遺老彼得樊特東克，彼人週知村中故實；其先人又爲史家，居此最久，風士之詔，蓋其人手筆也；此事當詢諸其人。迄彼得一至，卽知其果爲李迫，辨析其一睡二十年之確有實證。彼得言：「加齒幾而山，本仙人往來之靈境。第一人覺得黑河逞者，其人曰享利黑逞，十以船曰半月至此拓新地，此地因以黑逞名。迨後每二十年，黑逞必現形行樂於是，卽以木球推仆木柱者。吾父曾目擊有古荷蘭衣冠之人作此戲於是間，卽吾亦恆聞山中木球滾滾之聲。若雷聲之殷殷焉。」

衆人旣散，婦人遂迎李迫歸養。旣至，其婿亦樸誠而健碩，一問其名，則卽當日登背頑童之一也。其子——卽嚮之倚樹而立，李迫疑是己身者——方佃於婿家，勤他人之事，而獨惰其己事，蓋一如李迫當年。

李迫旣得溫飽，故態仍萌，且寃得老友談讌。而後生喜異，恆來造訪，因之李迫亦得新交。李迫復時時至樹陰，以小榻乘涼。村人見其人自仙境來，且謹愿可語，恆競李迫問二十年前故事。顧李迫轉於村間之事，憤憤不自審。已聞殖民地已叛英皇，脫其羈絆，而李迫此時亦非復喬治第三之民庶，而爲美洲合衆國自由之父老矣。李迫爲人，於政體無所關係，但自幸已脫悍妻之專制；旣脫是專制之國，更何適而非自由者？每日趨走，弗聞勃鑿之聲。至山中之

事，問則必答。前此自述時，前後多錯迕。後乃作簡語，綜其綱要；我所志者，即其晚年所語者也。或故謂李迫病癩，所言乃不可信。然故老則深信其語，以爲非僞。至於今日，居民微聞山中隱隱作雷聲，輒曰：「黑邊又行樂矣」。而此村中怕婦之人聞聲，又甚願飲李迫所飲之酒，冀逃彼閻韓之專制也。

(一) 黑邊河 (Hudson) 全美境內最美麗，最重要之河流之一，皆源於紐約州之阿地龍狄山 (Adirondack Mountains) 而入於紐約海灣，凡三百五十英里長。一六〇九年爲英航海家亨利黑邊 (Henry Hudson) 所發見，因以黑邊名。

(二) 加齒巒而山 (Katahdin Mountains) 紐約州黑邊河邊之大山。歐文以尼卡泊克之託名自詛曰：「加齒巒而之山，恆瀆被神話寓言。是中印人每謂此爲神人寄居之所；鄉地中風雨陰晴之變象，胥此中仙人所爲也」。歐文之遊歷此山，實在一八三二年之夏間，時距雜記之刊行，已越十三年矣。於時彼有函致其兄云：「吾輩留此經日，徧涉山間瀑布及山洞諸境；此諸境者，俱已爲人確然指爲李迫所恆遊涉之地矣。」(歐文傳及其遺札二卷二十五頁。)

(三) 亞巴拉山 (Appalachians)，北美州一大山系，起於聖羅倫司海灣 (The Gulf of St. Lawrence) 而達於阿拉巴馬州 (Alabama) 西端。

(四) 喬治第三 (George the Third) 一七〇七年至一七五一年之威爾士親王喬治士 (Frederick of Laws) 之長子，生於一七三八年，一七六〇年繼其祖父喬治第二爲英王。至一八一〇年，禪政於太子；一八二〇年薨。

(五) 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美國第一任總統，生於一七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卒於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當獨立戰爭時，爲威堅尼亞洲 (Virginia) 代表，其後爲各州聯軍大將。一七八九年，被舉爲新政府總統。

(六) 聯合黨 (Whigs)，美國初立國時二大政黨之一，其根本政見在增重聯合政府之威權。

李迫大夢

(八) 石點 (Stony Point)，黑運河邊一著名土角，在紐約北四十二英里。

(九) 安東尼鼻 (Anthony's Nose)，黑運河東岸之銳土角，距紐約可五十七英里。

(十) 黑運 (Henry Hudson) 英國著名航海家，於一六〇九年，航行入黑運河，溯流而上，行一百
止。一六一〇年，再至此河，直抵於黑運海灣，值船中食盡，舟人斃，遂於一六一一年六月，以小舟放

睡洞

羅暹河之東岸多小汜，荷蘭舟人呼其地曰塔那希。(一)船每至是，必落其帆，而默禱於聖尼古拉司，(二)斯得順風而進。是間有小村莊，稱曰格林司堡，而土著則私之名曰逗遛鎮。(三)名之所由來，人言：有村姑嫁夫，夫嗜酒，每渡河，必洪醉於河灘酒肆中，故曰逗遛之鎮。其事之真偽，余書特就傳聞而紀之。去鎮河三英里，有小谷，四壁皆山，其靜無倫，乃不審外間有人世事。谷有小溪，水聲汨汨，聞之令人生倦而睡。此外則啄木之聲及鶴鶉呼偶聲而已。

余少時，曾至其地獵松鼠：時爲中午，萬聲都寂，吾槍一發，迴音震於四山。自念：吾後日長成，當謀隱於此，則塵囂之事，一不我撓矣。地爲大古，民咸無事，如甯睡焉，故人稱此谷曰睡洞。是間童子，人亦稱之曰睡洞蠻子。小谷中似天公佳製睡料，積諸其中，卽天容亦墨如將睡。故老言，前此有術士以術施谷中，令人昏昏咸入夢裏。以余觀之，殆信：以村人懶懶無人氣，好陳鬼事，又妄言林間時有仙樂聲，而凶宅又至夥；流星走射，較諸他處亦多。居人呼夢神曰夜馬，似夜馬者，曠得是間爲行樂地。居人言：鬼伯夜見時，無首而騎馬；蓋一騎士方戰，飛彈去其首，陰靈不昧，恆見形村中；窟宅無定，而居禮拜堂中爲多。史家言：鬼伯陣殞後，葬於是間，然猶念其首，故每晚以馬出古戰場覓之。其馬行如飛，多在曉光未出之

竟歸彼窠。其故實如是，而居民恆信；故睡洞中無頭鬼伯，聞之婦孺，匪不知者。

尤奇者，嗜睡之性，非特土著爲然；卽僑居一入是間，亦慵而交其睫。無論雄赳男子初不信鬼，第襍被一宿，狂嚏即發。落日昏黃時，而鬼髮鬚髯，已飄瞥若影。余書之縷縷記是地，正以紐約之洲，有古荷蘭無數小村落。雖紐約今成繁夥之區，而村人性質，終古無變。蓋此荷蘭人之守舊，大類急湍之中，其旁有湜湜之小汜，固不作急狀；水藻滄滄，一入其中，徐徐自舞，初不逐奔流而逝。余久不至是間矣，苟一至焉，雖一樹、一木、一門、一扉，均可歷歷決其無變。

似此晦塞中，有一先生曰依卡卜，得克來恩，僑居是間，教育是間孺穉。先生爲干納的克(四)人，其地多匠氏及教師；是二種外出游食者，歲比比焉。先生長瘦，肩狹而修其臂股，腕之出袖，爲道可一英里；足跌既長且窄，用之可以成鐘。顛小而平，耳大而目豎，鼻長作鷹喙。綜言之：似造物生人，草草令彼出胎，初不爲之部署嚴整者。方大風起時，而先生蕩漾自田間來，見者疑爲僵尸，或田父所製驅雀之草人，爲大風旋舞而來也。

先生之夢塾，爲平頂不樓之屋，亦草草而構；窗間或鑲以玻璃，或糊零星之故紙。先生多智，間用柳枝內向編爲蝦蟇狀；宵人偶自窗入，入時順也，及更出，則柳枝尖端內刺，或傷其面；此先生嚴戒自衛者也。先生精舍幽澹，風景尚佳，在叢木之內，小山之跌。抱門有小溪一線；瓦上大榆樹，垂綠敷陰，周攝其屋。每至夏中午時，聞學生讀書作倦聲欲睡，正如蜂之闐

。而先生嚴聲呼咤，以戒尺觸之，則又驅逐羣學生，離此舉問孔道。蓋先生固忠於所事者也。嘗念古語云：『愛惜戒尺，即誤地蒼！』蓋先生之於兒童，固無斯須之貽誤。第先生究非酷吏者，流見學生受笞轉用以爲樂者。先生之施刑，不責往弱，專取強項者笞之。凡孺嫩之童，見戒尺而魂魄喪失者，則先生亦若無見，而遽收其戒尺，不復更下。若在肥碩之荷蘭兒，則戒尺之上其頭，極便之腫起，較之入學時，狀尤肥碩。先生之責人，尙曰：『我之責汝，代若父若母盡其責任耳。他日爾當勿忘我之勞！』

既散課，先生乃留其都講，與之行樂。迨晚，則攜其極穉者歸晤其父母。先生意：送兒歸宿，既以納交其父母；或其家治饌佳，女郎麗者，則先生口福眼福，均爲之飽矣。緣此師生漸無間，而先生亦以修脯微，不能自贍故，不得已乃爲此微妙之功，用以圖食。矧先生雖瘦，而胃力健，消道易，故口饑亦滋甚。村中故俗，先生苟不舉火者，必至學生家煮食，顧不常住一姓，狀若傳食。先生每至人家，則悉其家產以素巾裹之，此外更無長物。尤知村中居停年費一圓令其子受業，已時時稱枉，今又傳食，則必取憎；先生乃講解媼道，以媼主人疲其主婦。至積草、飲馬等輕便之役，先生皆力任之。牽牛出牧，及納小薪於籠，先生則皆曰：『罷！』且能實稱其職。此時乃盡變其卑比莊厲之容，易爲和平樂易，凡叱咤東西，無不如主人之意。其取媼主婦之道，則取其乳下之兒，抱攜將護，匪所不至；且實諸膝下，微微動搖，以悅兒意。

先生舍授書外，尙有教曲之長技；擇受曲者授之，亦少得錢，銀光照眼矣。至於禮拜之

日矣。則先生首立，饋其童子，勢幾欲與牧師爭其榮寵。且先生多抗言，音吐至嘹亮，雖半里以外，亦得聞先生之聲。有童子歌聲脆者，則村人必曰：「吾得先生真傳矣！」先生既博學，謀食之道亦廣博，窮探曲謀，左右無不如意。村人以力博取衣食者，見先生以才自贖，入成監，先生所爲。而村姑尤稱頌先生，贊其博雅。每先生一入人家，火恆讓坐，增酒餽餉先生。而先生能博村姑盼睐，亦竊以爲韻事。每當禮拜日之下午，先生遂引村姑攜取花朵，讀示斷墳之木揭；而村姑亦時時引身人後避先生，然心中固以先生爲博雅也。

先生於教歌外，每得新聞，即趨走致諸各居停家。故先生每至，婦孺咸牽衣繞聽。而婦人尤以先生爲淵博多聞，以有數部書，先生誦之爛熟，不專一部也。考《琴馬太極》所著之《新英倫巫術》。先生尤琅琅上口，以是極傾信於巫術。凡神奇詭誕之事，先生得之，即奉爲鴻寶；一天心脾，意輒與之融洽。而其僑寓於是間昏睡之區，長日如被魔術，光足增長其信仰。每當放學之後，先生恆執巫術之書，臥於河濱織草上，讀之至精專；至暮色已深，不辨行墨始已。其每就飯於居停家，則須越陌穿林而過，或鶴鷗或鴟梟一吐鴉聲，先生皆怖；以讀妖書久，心已中懼，故觸物皆動。有時見螢火，則驚爲礙路之燐；甲蟲橫飛，偶然觸面，則先生必以爲術者之杖點其額矣。先生遭此類情形，必張吻唱聖詩以辟鬼物。村人乘涼，恆隱隱聞先生吐鼻音，其音甚幽渺而長，即先生歌也。

迨冬間學散，先生或過存所識家。老婦率家人就躡紡，先生輒肆口談鬼，其消長夜，且好

言無不能。之鬼。又言慧星一，必觸地球，球翻則時傾覆。老婦人太震。當先生言鬼時，人集
續次。先生語雖慘厲，自是鬼怖人多，必毋敢出。迨夜深談止，先生歸宿，行雪地乾葉中，葉
聲碎，先生以爲鬼。躡其後，竟無敢迴顧。樹枝戴雪而搖，先生駭爲高帽白衣鬼，擲袖愕立也。
風起林動，先生大驚，以爲無頭之鬼，策鬼馬來，則怖匿林底。於是每見窗間燈光，則欣慕幾欲
投足而入。凡此等事，皆夜來虛象。迨及白晝，則萬象悉空，先生仍坦然。

先生果遵此道行，則但有無象之鬼，居其腦中，舍此以外皆適，願乃不能。時有一女紛亂先
生之腦，其乃較鬼尤靈。

先生於教歌女學生中，有一人自凱脫里納樊塔塞耳，爲村中大戶之孤生女，爲舊蓄欲華之
女郎，在新鮮十八歲時之年髮。其肥如竹雞，雙頰之紅鮮，如其父園中之桃實，貌既豐腴，虛
尤饒沃，因之名聲鏘然人耳。而女郎尤矯飾媚人，蓋從其服飾中見之；女衣併合新舊二式，幻
爲時世之粧，以襯托其風貌之美；所御黃金之飾，卽其曾祖母氏自荷蘭購歸者，因以賜之；裙
不長而剛及踵，踵白嫩，其光綴綴然爲村間女兒中第一。先生每對女郎，輒心醉；今見絕色麗
姝，姿能不加顛倒。且經行其家，目其巨產矣。女郎之父曰包而忒司，在村中爲擁產，知足能
少濟人。老農目光所及，以爲吾產蓋至沃，亦不歎羨他氏之有。在彼範圍中，部署所有，一一
就緒，無有漏卮。屋居黑達河次，依山傍樹而構，青綠照眼。屋頂出大樹，蔭滿其堂室，陽光
所不能燦。樹根有山泉滲然仰出，盡日弗窮。老農引水赴溝渠中，渠廣而柳樹四合，竟似伏

流，汨汨出樹而逝。去室咫尺，即其倉庾；遺糶臃腫，幾欲潰溢而出。老農所積如是，而打稻之聲，尚不斷於耳。屋簷羣燕飛鳴；尚有白鴿無數，有側目視空者，亦有納首於翼，企單足而立者，或上下其頸呼雌者，咸仰陽集於屋頂。而肥腩之豬，伸足笠中，作喘聲，似自鳴其足食。而笠中忽逐隊出小猯，仰鼻於天，承取空氣。池中白鵝，橫互如水師大隊之戰艦，排櫓而進；而羣鷓遊弋，則獵艦也。火雞亦作聯隊，雜他雞鳴於稻畦中，如饒舌之村媪，長日畧入者，倉庾之前，數雄雞高冠長尾，鼓翼而前，頸羽皆豎，以鬪其招；有時以爪爬沙得小蟲，即抗聲引其所據有之母雞啄食，已則側目傍視；他雄稍前，則立拒之。

先生觸目見其豐饒，涎出諸吻；見豬奔竄，則先生目中已現一炙髀；聞稻香，則心中亦蓄一布丁；見鴿子，則思切而苞為蒸餅之餡；見乳鴨與鵝游流水中，先生饑吻則思盪之以沸油。又觀田中大小二麥及珍珠之米，園中已熟之果，紅實垂垂，尤極動人。先生觀之，益延盼於女郎，以為得女郎者，則萬物俱奩中有矣。因前幻想愈歧；謂此等物，均可易錢，得錢則更搗葯屋；而瓊花璧月之凱脫利納屬我；果生兒，母子以車，已則以騎，四涉遊覽景象——乃大樂。

迨一入老農室中，則健羨尤擊。屋固常制，頂高而簷低，版葉皆如古荷蘭時；簷下均遊廊，兩集則遊廊亦有屏蔽之物，不令雨滲冒入。廊壁均懸農具，汲澆馬之繩韉與漁具；尚有小榻陳陳，備夏夜乘涼之用。左次陳紡紗之器，及杵牛乳之臼。先生由廊廡入客堂——堂為室之中樞，家人所恆聚首者——見案上所陳均錫器，擦治光澤照眼。壁次集羊羣，將備紡織；其已

成之布，則高疊如邱山。已乾之果，均貫之以繩，垂垂頭上如結彩。壁間有門，其扉半開。內
觀寶物：先觀鷹爪之榻，漆光明淨如鏡。火爐簷上，巨螺陳設，捧以玻璃，爲果橘之屬；壁上
則集各色翠鳥之羽爲壁衣；度櫺大開，銀製刀叉及支那古磁，充牣其中，以炫其富。先生一
觀，亟思取此女郎爲繙策，心女郎得，則萬物均我有矣。

顧先生之爲此，較諸古英雄之得美人，其勢尤難。前此英雄所遇，不過擄獅碎鐵，一經數
險，美人立擁懷抱。若先生所遇，則直一賣俏之游女，心意初無所屬，可北可南。而村間無
籍少年，人人垂涎此女。此種人環伺女旁，彼此含妬，顯皆不言；若斗遇新進欲占其人，則
猜猜四起，悉忘舊妒而併力此新仇，先生危矣。

少年中有極悍之人曰亞伯拉罕，荷蘭人則縮其稱曰白椰，以多力故，又稱之曰白椰骨。力
霸一村，無與爲敵。且善騎，凡村中鬪雞比狗之戲，白椰骨未有不在。凡鄉鄰有鬪，白椰骨居
間，脫帽一識，衆莫敢忤。助惡者有四五少年，一以白椰骨爲師，皆宛肖。凡有異事，白椰骨
身率其侶，不計道里，必往視之。迨冬，白椰骨服而變矣：冠皮冠，冠上翹狐尾，直突。
旁人見怒馬之上，翹狐尾冠者，知惡少年已至，咸趨避之。有時騎馬羣出夜中，村中老嫗爲之
驚醒，輒喃喃作睡語曰：「白椰骨復夜出矣！」村人偶聞戰聲，或見凍傷之人，則必搖首曰：
「白椰骨必與其事也。」

白椰骨此時見凱脫里則美，頗得之。顧白椰骨之愛人，特如猶獅帖耳而與人近。宜女遠

之，然少年中傳言，則謂凱脫里納初不甚拒白瑯骨。白瑯骨之時入女家，似張大幟示人，令毋近禁齋者。每當禮拜日之午後，見白瑯骨四出，控於女家門外，則少年皆快快去，莫敢即其字。此人卽先生所遇之大敵，以理論之，卽氣力大逾先生者，已可勿爭；果先生有卓識，則當期誓以保身。顧先生情性，蓋合二質：一輒一堅，併合而成。大類象皮，指之立陷，釋手則又立張；又類網綫，可屈爲圓，不能驟斷爲兩。苟按其韻，先生立時鞠躬；一釋手，先生昂頭矣。先生之力，若在光天化日中與白瑯骨試劍，則先生雖愚，當不至是。乃設爲密謀，伺隙而進，借教歌之間，故得常至女家。若託他家庭訓嚴，少年亦不易入，而在老農家，則殊不爾。老農溺愛逾於恆人，愛女頗甚，自稱愛女甚於其所吸之煙斗；而又知趣，縱其女之所如。其母則志在豬、雞、鵝、鴨之屬，肥字畏養，亦無必汲於教女；恆言：「豬雞者畜物，須管之以人；若吾女者，靈物也，復何須管？」方其母摒擋家具時，老農則吸煙，仰視屋頂表風之矢，木然無言。先生卽乘此時與女郎款語，或同之外出，行於黃昏樹影之中，呢呢作兒女語。

吾著著者，殊不審女郎之心，凡爲男子者，何由能牢籠使之歸屬；在我視之，固爲難題。蓋女郎之心至削狹，或者類一小小之扉：直叩其扉，則竄入；亦有千頭萬緒之心，要必多方乃可倖致。前者之見納，固足見慧巧之功，而後者之成，則尤非別饒將略者不能至也。

白瑯骨者，無幾略者也。自先生入後，女心之待白瑯骨，日見涼薄；而門外聆，不繫之垂楊枝上矣。白瑯骨者，英雄人也。頗欲與先生較武於廣場之中，言不能辭先生，則女歸先

生。而先生慧極，知必不勝，力謝卻之。先生尙聞白瑯骨言，異日果捉得先生，必盡先生之長軀爲三，皮諸書櫥之內。先生乃嚴厲之，不令得。白瑯骨大怒，乃令其黨羽，與訛造謠，以激先生。先是先生之室，闕然清肅；尋輒有人登瓦，塞其煙筒，煙烙乃彌漫先生屋中。有時破先生之屋而入，顛倒其家具。先生視之，則以爲鬼弄，或鬼鬪也。白瑯骨仇先生深，則善飼一狗，使之人立而鳴嗚然鳴，導之女前，使教女歌，以爲先生敵焉。

日爲秋容蕭爽之下午，先生方擬坐木榻之上，而夏楚則橫度壁上，以三小釘承之。几上則陳列犯禁之物，均自學生身中所簡取而得者。有半嚼之蘋果，蒼蠅之籠，小竹筒射水之器。及他玩物。以狀觀之，似有人已受責罰，因之呻吟不已。尙有二童耳語，以目視先生而言。忽見有黑奴騎瘦馬入門，以繩爲之轡，言今日凱脫里納姑娘家延先生作雅集。旣設語，卽匆匆行。此訊一來，學生乃大聲疾讀，知且散學矣。卽有訛字，先生亦不之較。黠者卽錯簡章句，而先生仍弗問；而笨者讀不上口，先生則以夏楚助之，使力躍字溝而過。然先生已不暇俄延，一聲放學，人心大亂；書卷竟不皮原處，墨瓶遂翻，坐榻亦顛倒無次；一出大門，聲如潮落，鐘絲跳躍而去。

先生遂以半旬鐘之久，整治其躬：出禮衣於布囊中，刷之令光潔；取破鏡於牆隅，出照其理髮。以先生將往見美人，不能不加潔治。乃向村人漢司借馬騎之，狀似古英雄之訪美，匆匆上道。

今日赴盛會也；吾書不能不加以描寫。先生之馬，蓋治耕而羸困者也；善性既墜，而劣狀全露；頸瘦而首巨，如鐵錘叩物，令坳狀。鬃毛及尾皆成結；一目既盲，逞白肉於睫毛之外。第此馬方年壯之時，必甚勇健，以馬名稱火藥也。而主人漢司，又爲倔強之老人，久乘此馬，而人馬性質，因之鎔化爲一。故此馬雖老，較諸名駒火性尤烈。然以先生之狀觀之，則其乘此馬，亦雅適稱。鑿既高懸，使先生乘馬作抱膝狀，膝與鞵齊；二肘內屈如蠶，之動股，執鞭迎面，如古王者之執圭；頂上之冠，幾覆其鼻；後襟直蓋馬股。綜言之：此英雄試馬之圖，蓋白晝中不能累遇者也。

時爲蕭晨，秋色爽目；沈寥蒼蒼，四面黃綠，曲繪豐稔之狀。林葉既赭，時亦成丹，夜來霜氣濃也。野鷺作羣，橫亘天際而飛；松鼠盤枝，嘖嘖作聲。金橘之根，鶴鶉呼偶，時時趨出樹外。先生寓目，心頗怡悅；見蘋果垂垂，紅熟已久，或采窠簞中上市矣。珍珠米出穗，高逾人身，嬌黃媚人；南瓜亦熟，仰腹朝天，作富家翁狀，上見蜂房，下觀蕎麥，先生自念：蕎麥成餅，蜂房取蜜，餅成蜜甘，必飢脫里納玉手加蜜於餅上；而五指葱纖，手背豐腴，每指之節，必作小窩，此足樂也。中心既樂，策馬沿山行。山跌可面黑遶河，河流照眼，斜陽西落，塔邦希之址，水淨如拭，微漪不生。微陽既西，倒峯影於平原，其勢廣長無匹。天上片雲，作琥珀色，既不受風，亦如如弗動。尙有斜陽光線，射於沿河石壁之頂。有帆船停於河上，帆影照波，空濛如在空際。

時近黃昏，始及老農之家，見村間犬戶，顏色咸如熟牛革，衣自織之布，作深藍色，襪及其膝蓋以上；瓦履藁囊，以錫爲紐。村婦則裹白巾作水波紋；細腰之衣，細處竟不在腰而在股，股以下羣幅大張矣。又所攜事物至多，卽無用亦必提挈，故腰次兩巨囊隆然。而赤頰之村姑，衣裳一如其母；頭髮際有草冠，身上有白衣，則亦學自城中時世粧者。僮兒之衣則尤奇，衣鈕密如星宿，髮則結辮如豚尾。會中白瑯骨亦在；所乘馬名勇鬼亦繫之門外。此馬劣如主人，舍主人外，無能近之。白瑯骨市馬，務取其劣，防人盜騎也。

至於席間餽品，非村間有名司家之嫗，殊不能舉其名狀。但以餅論，卽有甜餅、短餅、薑餅、蜜餅、一列餅皆歷歷朔餅之世家世次，無或遺焉。擣豆爲屑，和果而食者，則有蘋果豆屑，南瓜豆屑，桃屑（此）此外佐以火腿之片，燻羊之肉。脯修則桃也，李也，梨也。若夫炙雞燻鴨，則無論矣。牛乳及乳酪陳列滿案，無有隙地。案前陳一巨茶壺，吐氣如老嫗之喘息。嗟夫！吾筆倦矣，竟不能細書。而此先生未倦也。蓋彼食力之健，較吾筆力尤健，每物必嘗；垂飽則四顧堂中物事，私謂不久成我有，且與學吾長辭矣。殿令舊日酸腐，以刺投我，仍稱我同窗同社者，將立蹴之去，不假以階前尺地。

時老農爲主席，周旋羣客，間爲笑容；面圓而含春氣，如秋穫時月輪。其與來客周旋，無他禮節，執手外卽拊客背曰：「勿拘儀節，縱意談也。」時樂音大奏，司樂者黑人，代入奏樂，垂五十年。先生自以歌喉擅場，遂抗聲和樂而歌，且起而舞蹈，覺肌肉縷縷皆騰起。幾欲

破窗而飛；見之者幾疑是聖維多斯神（St. Vitus）見靈。方先生舞時，黑人聞聲大悅，環立門外而笑；赤唇張至耳際，白齒燦然；二目上下流走。而凱脫里納竟與先生跳舞，先生益樂不可仰。白椰骨則怒目旁坐，憤火欲噴。

舞罷，先生見有老人十餘輩聚談古事——此地英、美戰時，實爲戰場，因多故實可據。老人先言戰事，述勝敗之狀；後此漸言及鬼，地既閉塞，鬼神之傳說遂多。且匪洞之名既成，則言鬼轉不爲異，而客又多睡洞之人，談鬼特其長技。顧鬼典雖繁，而以無頭騎馬之鬼爲最劇烈。鬼宅本居禮拜堂；近堂有小濠，濠上臥一長板之橋。高樹四合，遂覺通橋之路，如入黑洞。此路卽無頭之鬼日加窺涉者。村人言：昔有白魯華者，晚歸，道中遇鬼；鬼馬逐人；至於橋次，鬼忽化爲骷髏，立推白魯華入於河中。

白椰骨曰：「我亦遇之，曾與鬼鬪騎，我騎殊勝。乃鬼至其墳，忽化爲磷，立滅。」語鬼時，諸老列坐黑影中，惟煙卷之星火揚時，始見人面。先生亦坐隙隅，聞之毛戴；自思「我亦當自明其長」乃演妖術之書，及夜行聞鬼聲，踐鬼迹事語衆。夜深會散，客聚家人登車，轆轤而逝。而村姑則與所親並騎，沿路笑聲與蹄聲相雜，隱隱入於林間而沒。先生獨留與凱脫里納作密語；至所作何語，則莫之聞。但見先生之狀頗不適，以理推之，詎此女先張情網，後乃屏之門外耶？或女郎垂意白椰骨，防白椰骨有外遇，特以先生爲媒，以療白椰骨之妬，豈白椰骨之心耶？然天或知之，吾書不能斷也。但見先生之出，不類自安樂窩中來；乃大類像鷄之姿，自雞

樓不得難而出者。慨然掉臂，直至廐中取馬。馬方斂睡，夢得首藉及小麥，先生則力拳而醒之。

當先生行時，正厲鬼出沒之時。先生精神頹敵，沿舊路而歸，見黑遙河中停船，檣影模糊，而人聲皆寂；然村犬遙遙，吠聲則頗聞之。雄雞夜鳴，聲起何處，則不之知，但愈增蕭瑟。此外蟋蟀及田雞聲，頗清淒刺耳。先生忽憶及鬼事，合父老所談者，一一潮上。月光既隱，疏星滿天，先生毛髮悚然，以先生所經地，即厲鬼出沒道也。既至大樹之下，樹經年代，雖小幹亦已結縷。前此實爲戰地，人死如積。先生過此，則發聲而噫氣，似覺有人傲傲而作聲者。仰面觀大樹，似有物懸綴其上；卽而觀之，則樹皮脫，白幹燦然。已又聞有聲牛喘，則兩股皆顫，齒震震作聲。實則樹樹受風，互相磨戛，非鬼嘯也。先生知皆幻象，遂放膽縱馬越大樹而過。行可二百碼，有小河橫亘；河本無橋，橫木以渡人，隔河則古椽參天，藤蘿滿之。河中相傳多鬼物。先生以足叩馬，令直趣彼岸。顧馬眼似有所見，左右斜趣。先生既怒且怖，以手引轡，以足蹴馬腹。馬仍斜趣，向小樹叢中行。先生鞭馬背，而蹴馬腹，馬噓氣如雲，仍不渡河。正夷猶間，先生忽聞有急蹄之聲，在黑暗中，隆隆見一黑物，似人非人。先生毛髮皆竦，知必無倖，欲歸不得，欲行不能。卽待逃而鬼馬迅於人馬，焉能越鬼馬而過者？乃呼曰：「來者人耶？」物竟弗答。更問，仍然。先生仍鞭馬，高歌聖詩以却鬼。而長影乃徐徐而動，一躍直至河瀕。先生隱約辨爲人形，端坐馬上。先生之馬，每行一步，物亦隨之。先生計鞭馬左趣，不復渡河；而此物亦驟馬追先生。先生思勸馬道左，讓鬼先行，反趨避之；乃此物亦

勒馬徐行。先生思欲更歌，乃氣咽不能出口。果斯物能語者，則先生之膽亦壯。乃無聲無臭，其狀大奇。

時先生馬行高原，略就星光中視來物，則儼然人也而無頭，頭顱竟實之鞍上。先生極力鞭馬，思走避惡物；而鬼馬亦力追。先生心膽皆裂，縱馬所如，昏瞶若入怪夢。

時已至轉向陘洞之途，而火藥之馬，乃不寧處，直趨入叢塚之中；忽而勒斷，先生力抱馬頸，而鞍橋已脫。隱隱尙聞追騎踐破鞍橋之聲。先生曰：「已矣！此漢司所心愛者，奈何？」然不能更顧矣。鬼馬既近，馬之嘯氣已中先生。先生抱馬，馬騰瘦脊直裂先生穀道。先生大呼，計到家時，股破矣。

此時林稀星足，先生注視，知去叢塚中河橋黑洞非遠矣。尙記人言鬼不過橋；此時尙有一星之望，可以得生。力盼至橋，乃忍痛力蹴其馬，覺已馬已躍上橋板。先生念鬼或勿追，偶一迴顧，則追鬼已立於鏡上，捧其髑髏作欲擲狀。先生欲引首避之，而髑髏已飛擲而至，中先生之顛。先生遂仆於地；火藥之馬，亦力馳舍先生去。

明日，火藥自歸，鞍轡既失，輻輳其前足，在主人門外自嚼細草。漢司終日待先生，終弗至。學生入書堂，候先生，而先生渺然。漢司乃大疑，料先生定遭不測；乃以人四出覓先生，而先生之鞍轡碎於禮拜堂之前；馬迹陷土深，知馬馳力奮。直尋迹過橋，於河邊得先生冠。冠次有南瓜一，破矣。撈尸於河，竟不可得。四覓亦無迹兆。然先生之遺產在漢司家也。漢司啓

視其祕藏有短衫二，絨襪二，薙髮之刀一，樂譜一，書角已倒捲矣；尚有妖術之書一，空頁之上題情詩，似不能工，已刮去矣。此書漢司付之焚如。自是以後，漢司亦不令其子入學，以爲學至先生，造家極矣，尙死於非命，然則飽學胡益耶？尙有銀物，先生出入擲擊；今旣不得尸，則銀亦烏有。

明日禮拜堂中，聚議先生事互相駭怪。羣至先生擲冠之所，細審先生必爲無頭鬼所食矣。然先生餓居者也，又不負責，遂亦無人更述及先生事。而學舍亦遷徙，別延一先生教童蒙。

逾數年，有人至紐約；據彼所言，先生良未死也。先生之去是間，一爲畏鬼，一爲凱脫里納所屏，故不欲居是間。先生尋別客一地，專精於法律之學，竟爲律師；又恆爲文刊之報章上，後且入公堂爲裁判員焉。

白椰骨自先生之行，竟娶凱脫里納；每聞人言先生及南瓜事，則大笑。有人遂疑白椰骨必與知其事。顧村姑則堅言先生必爲鬼噉；夜中談此，則焦悚不可狀。而此橋遂無人迹；村人乃壞此橋，易道趣禮拜堂矣。先生所居屋，久無人居，亦圯。人言屋圯而先生之靈尙存；枕童晚歸，尙言恆聞先生歌唱於是間也。

(一) 塔那希 (The Tappan Zee)，黑運河流之膨脹處，在 Westchester 與 Rockland 兩地之間，長十二英里。

(二) 聖尼古拉司 (St. Nicholas)，四世紀時小亞細亞里提拉 (Lyra) 城中之牧師，約死於西歷三四五年，相傳爲小兒之保護神，航海者均禮奉之。

〔三〕逗留鎮 (Tarry Town) 之黑運河邊之「鎮」，居紐約城北二十一英里許，歐文晚年所居之「落日堂」(Sunsetside) 卽在其地之東三里。

〔四〕干納的密 (Connecticut)，美國東北部之州。

〔五〕麥登馬太 (Gorton Mather)，美國著名神道著作家之一，生於一六六三年，卒於一七二八年。時新英倫 (New England) 包括美國東北諸六大省。人多傾信於符籙巫術，馬太與其父茵克利斯 (Increase Mather) 協力闢除之，父子皆負盛名。考證著作極多，印行者近四百種；死後倘遺有手書之稿，數千紙也。

〔六〕聖維多斯 (Saint Vitus)，古時殉教者之一，其父爲西普萊之拜偶像者，而聖維多斯則皈依基督教，其後乃在羅馬殉道。德國之教堂中，禮券之爲十四聖護神之一，而以之爲救護一種肢體狂動之瘋病之神。後此種瘋病遂名爲「聖維多斯之跳舞」(St. Vitus's dance)。此處意指先生之跳舞舉止全無節奏，狀猶彼瘋病也。

歐文自敘。

余生平好采風而問俗，凡有奇事，必稔聞之。自少時輟業外出，卽就我生長之城中，搜尋幽僻之地，猶探險然。二親頗爲我憂，輒倩人四出偵我，受倩者轉用以取資於我家。吾年既長，旅行之範圍亦漸展拓。嘗年後放學，輒作郊行；於故典有關之陳迹，余必至而考驗。於有人遇盜或見鬼之區，余必親涉其地，相其原隰。並入鄰村訪問故老，審其風俗。曾於夏假長日中，登高山四望，覺吾生所履地局，而地球博也。而好遊之心，遂與吾年競長。

迨旣能讀，尤嗜讀古人之遊記，以屏正書弗讀。有時至商埠，見賈舶張帆，而余一縷遊魂，竟逐此船至於天涯地角。後此讀書旣博，而意念亦端；惟遠遊之心，尙勃勃然。余之在本國，所經亦不謂少。若云風物之佳，似吾美洲較尤爲勝。以天然景物，孰則類此富庶者？湖身廣博如海，山色如畫，山中產物至夥；而巨瀑之聲，乃震數里以外。平原曠曠，有同碧海。長江大河日夜奔流入海中，至若林光雲物，在在咸足飽飫。試問美國人乃反嗜他國烟水耶？

唯歐洲古蹟多，不能不往；而美術產品亦多，足備觀覽。且先正典刑，尤宜瞻仰。至於風俗異同更當一考。若吾美洲，特新造之國，基楨縱立，然非古國也。至歐羅巴洲，則萬古菁華所聚，斷瓦頽垣，其中咸有史蹟。卽殘碑一片，其中亦足憑弔英雄。余凝望至此，欲一臨觀古人建功垂統之地，循迹而行，登彼古堡廢堞，低徊於圮墻斜陽之下。嗚呼，尙望過訪彼偉

人。雖然，吾美人物夥也：一城之中，多者逾數十人。余恆與過從，覺此偉人，陽光也；余身見曝，如稿魚矣。今將更謁歐洲之所謂偉人者。余嘗誦哲學家言，言各種動物，一至美洲，其種立變。然則人亦類是矣。余絮美、歐人物互較，則直絮阿爾迫司山（一）與黑涅河瀨培壘比耳。後此參以閱歷，乃益信。蓋觀英人之遊美者，意氣張王，傲然自名爲大人。然而是大人在彼中特小人耳。余故更欲覘其所謂大者。且吾美之人，歐之變種也。今當審驗其未變者如何。後此吾願果慰，正不知於吾生命運，爲吉爲凶。余足迹所經，凡越數國；目光所到，無不週闕。雖不類哲學家之窺窺天奧，然亦頗同懶人閒行，對畫肆窗外，內矚山水人物及俳優之畫本也。在旅行人公例，行必挾一鉛筆，隨地記載，歸時稿本盈篋。余亦竊竊有所塗抹，將歸示吾友。殆歸而簡閱，則凡大而足紀者咸缺，存者直零星不足齒數之事。蓋余性質怪特，往往於蟻封中取材，狗竇中伺間，無大筆墨也。以故余之遊記，多記村莊風物，及幽僻無人規仿之殘碑。若聖彼得之禮拜寺，（二）及羅馬之大戲場，（三）與奈百而司海灣（四）風物，皆屏弗錄。適余紀中，亦無一語涉及火山冰河也。

（一）阿爾迫司山（Alps），世界最著名之大山系，兼跨歐洲數國，其底盤所據之地，達九萬方英里。

（二）聖彼得禮拜寺（St. Peter's Church），羅馬著名大教堂，建於西歷四世紀。

（三）羅馬大戲場（Colosseum），建於西歷八十年左右，其遺基猶有大部分矗立於羅馬大市場（The Forum）之東南部，爲羅馬地之冠。

（四）奈百而司海灣（Bay of Naples），意大利名勝之一，以風景著。

海程

以美洲至歐洲，經此悠久之海程，正足籌備遊蹤之所及當作如何遊涉。蓋一履海舶，凡人世間煩擾之狀，立見蕩然，腦中空洞，正宜於接受新觀之印象。此大西洋者，劈地球爲兩者也。人入海中，如翻空白之雪，漫無一字；且無前簷之末，與開卷之初相鉤連者。風帆一掛，到眼茫茫，一片汪洋也。直至足涉彼岸，方有所接。然陸行之人，則隨地均有所見，遂不知有離別之況。蓋陸行者，猶拖長鍊而行，身行日遠，而鍊上之環，重疊直係家人之手。勿論身在天涯，而最後之鍊環，鉤連爲一。若海行者，情環斷矣。中心大類推落空洞之中，不審後來墜落何所。人之與家，直隔一深淵；此淵中禍害起伏，在在匪人所料。人入是間，俱有前行可信；而何日歸，則又在不可知之數矣。

余行正復類此：迴面家山，漸行漸縮，後此直等一片微雲。猶讀書翻至空頁，百無意味可言。苟至歐洲岸上，則尋所謂微中之城郭，亦都不見矣。意罷客還鄉，則故鄉變局如何，殊非吾料；卽吾身又安可料者？凡人作客，誰能預期？吾又安知此行究尙有還歸之日否耶？

雖然，吾言履海如披空頁之書者，妄也。若吾輩習於沈思深念之人，一經履海，則思想日益增加；特愈思愈墜雲霧，所思非復人間耳。余每於風浪晴穩時，倚闌而望，或直登桅頂，狀如入夢，神且昏昏然。時見金色之雲，起從波上，我則拓此雲中爲上界清都之府，幾欲移民殖

之。而此海波層翻，前推後逐，又似直造雲中之國。余既登桅，俯見海豚諸物，則赫然欲墜，精神則又極穩固。因思故老有言：海中向有世界，其間鱗屬瀾漫，此其驗矣。同時又見風帆，或煙燄突突，則余之心思又變：思及人功何偉，乃能制此巨舶，竟合地界所不能接者皆接之；爾地幸福，互相調換，各獲其利；遷南方富麗之物，即諸北方窮瘁之區。皇天設險，人力通之，奇哉！奇哉！

一日，瞭見巨物踰於海上——須知海闊天空，凡遇未經見之物，人恆矚目——既而知破舟橫也。而孤桅之上，尙有懸布，似船人用布自束，而爲風浪推擁而去者。船名已漫漶不可識別，似此船洗已數月，而蚌貝之屬，已填咽舟中，海藻長於舷次。余憑弔舟人，知與死界力抵，爲勢已敗，骨殖遂洗沒海眼。然人沒海中，而波浪之翻騰如故，來人又焉知其下有陳死人者？彼家孤寡，尙在夢中，望雲擡眼，伏地祈神；偶於新報中見紀及破船，則家人必愕披而駭。先而期望，繼而焦悚，終乃悲涼。嗟夫！人沒是中，而遺念之物，乃弗落諸家人之手，可憐也！所知者，但覺此船於某日解纜；後此一無所聞。

余船人見此破船，遂言彼碎舟之軼事。仰望雲態，似夜半地有大風。船衆方集寢房，中懸一燈。席間盛述破船事；唯船主所言，則尤殊特，余故筆之。船主言：「一日船經牛芬蘭，大霧漫天，白晝幾不見人，夜中尤盛。吾命燃巨燈於前桅之上，唯防漁艇前停，觸吾舟而覆。幸風順，船行至速。忽聞司更者呼曰：『前行有船！』言甫竟，而二舟撞矣。此漁舟適互

吾路，船人皆睡，竟忘燃燈。吾舟既巨且重，直抵彼舟之舷，漁艇立沈。吾舟即從其舟上而過。漁人驚起，欲呼，已落海中矣。但聞其號呼之聲與風聲交雜，風盛，更欲聞之，乃不可得矣。吾船既重，久之乃轉其舵，欲救彼溺人，旋轉霧中可數句鐘，且鳴槍示溺人。顧無一人得拯者。」

余聞慘厲之談，一切游思皆滯。時風起波湧，船亦簸盪；但聞浪觸船舷，浪花散噴而逝。而天上黑雲，爲電光所閃，截然中裂。電光既逝，其黑愈沈。雷聲之來，如力碾海波，而海波愈湧。余見風濤之廣，不審此舟胡以能任。時吾舟左右傾側，而中桅幾入於水，俯仰時船層亦幾沒。有時高浪如山，幾吞吾舟；乃後舵一轉，竟走避而去。余觀狀久，歸臥，雖閉眼，而情狀歷歷，猶在目前。風觸繩搖，桅亦戛戛作響。余臥聽風濤澎湃，恍見死神之就船攫人。船板之厚，不逾一寸，余生死即隔此一寸中矣！

然天一放晴，則險狀又化爲烏有。清漪晴日，空暢又肌；風帆外張，徐徐而進；威儀肅穆，直如王彼水國。余方欲更紀，顧已瀕岸矣。

二日侵晨，聞桅上人語曰：「得陸地矣！」須知美洲人初至歐洲，一聞大陸，其樂非親歷者萬不能道。凡少時所聞，長時所誦讀，乃今日一一試驗。自是及於登陸，船人之勞碌，不可紀載。去陸未遠，而守邏之戰艦，陳陳如臥虎。遙見愛爾蘭（二）地角突出海濱，威而士（三）高山隱於雲半。

余船直抵墨即守河(四)而上行。余以遠鏡望岸上風物：村舍嚴淨，纖草如茵；小樹編籬，古巖絡壁。尙有禮拜寺尖頂，直出山坳。此爲英倫特殊之景狀。時潮信適高，余舟遂至埠上。岸人駢立，或有迎候朋友者。余尙見一商人，以手納衣囊中，就岸上徘徊；似此船貨，均其遺載。觀其眉稜額際，均有算術盤踞其中。船人及岸人相識者，爭脫冠示意。尙有一少婦，望船作張皇狀。似吾舟中有病人呼之，而此少婦狀益焦悚，四覓不得其人。蓋此病人者，舵工也，病甚，臥諸懸牀之上，病狀似甚篤。但此人云：「得見吾妻，瞑矣！」船卒，同伴者扶出船上；此病人伏舷而呼。顧容失，其妻乃不之辨，聞呼聲，始辨爲其夫，則搓手作窘狀。時人聲嘈雜，獨余一人爲舟中孤客，既無朋儕，又無逆旅主人前來見送；雖余今足履先人之國土，亦但自覺爲生客耳。

(一) 牛芬蘭 (Newfoundland)，北美洲英屬海島，位置於聖羅倫司 (St. Lawrence) 海灣之口，面積四萬二百英方里。

(二) 愛爾蘭 (Ireland)，英國三大島之一，其西、南、北三面，濱大西洋，東濱北峽及愛爾蘭海，與英倫分界，長三〇二英里，平均闊一一〇英里。

(三) 威而士 (Wales)，英倫西部之半島，濱聖佐治海峽及愛爾蘭海，面積凡七千三百餘英方里。

(四) 墨而守河 (Mersey)，英倫重要河流，其下游介於 Chester 與 Lancaster 兩鎮之間，全河長凡七十英里。

耶穌聖節

英國中無第二學生人感情如耶穌聖誕日者。時學堂散學，工搬罷工，依古風俗行誕禮。余一觀此狀，覺少時所讀書，言古時敦樸之事，不禁浩歎。但繁華之風，荷既深，遂力推敦龐之風，至於冥渺。蓋古風之幸存，亦猶古昔克（一）閱禱之建築，或為光陰剝蝕，或為後來之結構所增竄，至今日乃幾殘存耳。而詩人懷古之心，則恆用此為題以追懷乎先代。詩人之懷古，直同古藤附諸積年之壞壁：藤非壁不升，壁非藤亦圯。凡諸古蹟，惟耶穌聖日為英人最經心之事。此佳節中，人人有追慕振奮之思；而尤加以歡樂，遂覺高引人心，至於極地，不萌其鄙穢之想。而牧師所言，則以慈禱為旨，追敘耶穌降生時牧羊人聞空中袖樂之聖蹟。蓋牧師於前一月，已逐漸增益其熱情，蘊釀久久不吐，直至於耶穌生辰之日，乃歡然宣述耶穌入世，普天共度，而聽衆皆拍手稱頌。

是日，堂中樂奏歌洪，聽者無不心動。自古至今，逢此佳節，凡家人外客者悉歸；親戚故舊，相聚為樂，若悉擲人世憂愁於空際者。而子弟爭集其父母之堂，依依作孺慕。而老人情狀，亦易而為少年矣。且時令與佳節亦合平時行樂，恆托外物以寫懷：春榮，夏盛，秋爽，冬是嫉目。賞心樂事，大半屬諸天然。而耶穌聖節，則在隆冬，一雪皓天，百無所有，則凡人之樂，皆直發諸心耳。且晝縮夜修，遊曠之心亦輟。外黨既息，則收視返聽，行樂悉本天淪矣。

但覺心思收斂，慕親而愛羣；一人之樂有窮，而合羣之樂乃無極。因之友誼親情，益形縝密；心與心印，此人羣樂趣，達於峯極時矣。窗外縱觀，則蒼雲白雪。窗中聚首，則婦子家人。鑪中煙燄，似釀成人力之穠春，人面爲火所燻亦人人含此春氣。覺冬天火爐之光所造就者，凡人一嘖一笑，都形和藹。而情人眼光，亦分外增其媚媚。雖嚴風振鬪，而家人歡聚，益覺其親。

英國之重聖節已深，村人則尤加意。雖冷眼觀之，所行大屬無謂；然人情之真樂，已寓乎其中。人人城府盡開，無復飛箝而巧謀。貴胄與平民，至是亦無分階級，但一團和氣，幻爲春色，中人如酒也。仕宦之家，則樂奏於庭，行廚珍饈，充牣於案，親鄰歡宴，冠履雜沓。至於簞人，亦門懸冬青，似爲招客入門之幌；而窗間燈火之光，耿耿外射；凡過客可排闥自入，徑登座次，與此主人飲啖，同消永夜。

第有足酸梗者，則新進之文明，沒古來之風俗；所謂新文明者，則能磨礪人心天然之雅趣，歸於淹沒無存。凡耶穌聖節，古時行樂之事，今則一一銷歸無有。古人每遇此時，雖行樂近於僞荒，然節節真誠，無有矯飾。俗雖村野，而詩人取材及優伶演劇，成本於是時之風尚。今之世界，則爲更墮塵凡之世界，糜費多而真樂渺。偶有樂趣，較前爲曠，然了無風味。古風者，猶天然之流水，曲折出自深潭幽澗之中今則平流向河海矣。社會之趨向，固事事合於文明；而家庭之感情，妻子圍爐，兄弟聯襟，此樂久已弗見。古來勳爵大臣，每值歲時，則自其采邑中，廣譙親賓。今城堡已非，而古風亦渺。須知古禮之行，宜在高堂廣庭之中，肅穆堂臯

也。今人所爲，殆類別墅幽窗，但求纖巧，非復老宿時之巨觀矣。

今日之英國，古風之省節已多，然在聖誕之日，則古俗猶覺盎然。故英人往往於此際，無論家居客居咸欲一聚骨肉爲樂。而親鄰亦互相饋遺；每戶均懸冬青；即此毫末之陳迹，已大足動人思親愛友之情。此時貧窶之子，恆就廣衢之上，行歌乞食；聲固俚俗，然能令聽者生其情感。余亦嘗於夜中爲歌聲驚醒，似身在廣漠之野，聞牧羊人歌聖人降生，令我振矚無已。此時雖偶聞雞聲，亦深省爲佳時令節之點綴也。

嘗國衆樂時，旁觀者亦何人弗動？卽有殷憂，亦爲冰釋矣。我於英倫固爲獨客，寥寂無歡，又天寒寡見慰之人，第所見所聞，無非雍熙之象，而客愁亦爲泮釋。蓋樂者，因人、因事、因境而生；猶童子以笑容面鏡，鏡中之笑，轉引童子解顏。故旁人之笑，觀之者亦不期而笑。天下人身入春風和藹中，又安有感秋之意者？正欲合大衆歡聲，爲之蕩滌煩擾耳。

一 古昔克建築 (Gothic architecture)，一派建築模形，其始在二一六〇年發展於法國北部，降至十五世紀，遂流播於西歐各部。其所以取名古昔克建築者，以此派建築，實取法於西歷紀元初時僑居羅馬帝國之古昔種人 (Goid) 屬條頓族 (Teutonic) 之建築藝術故也。

記車行所值

前篇吾略紀英倫之耶穌生日事猶采其大略不爲煩複也。今則譏吾所閱歷之事矣。惟余言此時，乞讀吾書者，霽其莊容，勿道貌以臨我，則我始言之恣肆；猶俳優之娛人可也。

一日侵晨，余在堯克歇爾(一)之游歷中，趁一公車赴遠道。車箱已滿，幾不容膝；車客均赴其親友家作聖誕會者。或攜獵品及糗糲之屬；或死兔陳陳，長耳雙垂，車行而死兔搖動不已。有學生三，均頰頰玫瑰，精神健旺無倫，適從學堂放假歸。余念天設此世界，殆爲學生行樂之地。此三學生，聚圖大事，言：遇某人則言某事，行某禮，下至於某狗，亦須加以延接，勿失其歡。囊中滿裝禮饋之物，互出相較，述宜饋者之姓名，以相誇耀。惟時時言斑丹佳妙，余始茫然，後乃知爲馬也，童子所言，似古亞力山大(二)所乘駿馬外，惟此馬爲駿。童子言：此馬能飛越高舉，凡村中籬落，匪有不能飛躍而過者。此三人者，似其父兄已陰屬車人爲之將護；凡車所至，三童子必集問車人以狀，復稱道此司車者爲天下之善人，而車人自待良高，受事亦夥；冠側其首，襟上着冬青，樹葉蒼綠照眼。時無郵政，而寓書者自屬之車人，因之倥傯不可狀。今日之倥傯，尤半爲所知致饋。讀吾書者，須知司公車之人，容貌詞說，均與人殊；然在彼徒類中大率同也。衆但見英國司公車者一人，則後此所遇，可以一望而辨識其類。車人步被酒，生癡於頰；蓋血多而管狹，故冒出成爲此癡。而體亦胖碩，時作牛喘。衣服既厚，冠

簷彌廣；以紅色領巾被其頸。至於伏天，則必有名花簪諸襟上，則所歡貽耳。貼身半臂，縷縷作柳條形。革靴幾沒其膝。此等服飾僉同；貌固儻荒，往往僞爲儒緩。行村莊中，輒爲村人所歸仰。村姑偶過其前，必道寒暄，敝契闊；似村姑中，無人弗識其人者。每至停車之所，揮手自下；調車易馬之役，悉其徒侶任之。既下，則以兩手納衣囊，徘徊於逆旅中，其意至得。然車人行，而御人駢走，咸瞻仰鼻息，遵爲楷模，信口作僞語。

余隨地寓目，咸謂可樂，亦不以車人爲僞。凡人之趁公車，似咸挾精神煥發之氣象；而車輪之輓轉，則尤類舉全世界而措之活動中。車至村落，則村人夥集；有趁車者，有迎送故人者。屆時司車人則授人以所贖物與其簡札，不敢後時。或出新報，擲入塵肆之中。並爲密遞情簡於女郎，而受者赧赧然；車人則故爲僞語，恣其調談。每當車達廣衢，窗間隱約恆見佳麗。而行經鑄鐵之肆，匠人必停藝觀車中人，鐵冷而椎遲遲弗下也。尙有爲馬易蹄鐵者，握馬蹄於手中，而首則面車而語。其手引風箏者，炭屑被其頰，其停目弗瞬，盼車中人。諸肆門外，購取物事者，恆不容趾。門外一一咸掛冬青；家人趨走摒擋，特異於平日。

余正徐徐瞻矚，心中則想像聖節時羣衆行樂之情事，乃忽聞此三童子作異聲而呼。蓋此童子知已近家，一樹一扉，均所熟審。聞童子言曰：「約翰至矣，卡羅、斑丹成辰矣！」——意指一狗一馬——且拍手而呼。余果見有老蒼頭引老狗及瘠馬，延候道隅。馬瘦如鼠，鬃毛及尾，如鐵成鐘，蓬蓬作假寐狀，似不知其少主稱彼能爲英雄事業也。

余見此三童子，力奮蒼頭之身，抱狗如道契，而狗亦作勢搖尾以媚童子。三人同時爭欲先乘此馬，老蒼頭則爲部署，使長者先乘，以次遞乘而歸。童子諳。於是狗爲前導，奔迅而去。蒼頭攜三童子徒步於後，而此三童子爭仰面問蒼頭以事，同聲並發，同時取應，蒼頭幾不知所對。奈此時對之忽生感憤，不知樂耶悲耶，但覺昔爲童子時，亦以學假爲人世間至得意事也。

奈車方欲馬以輪乃亦停。嗣更登程，村路始轉，即見有素封之家，修潔無倫，有一老婦擊二小女，似卽彼三童子母也。余甚欲觀此童子見母之狀，乃爲樹蔽，竟不之見。

留道晚，又至翠村，遂謀下榻。奈車遂直入一逆旅，左次爲廚，廚中火光射眼。余入履廚，次發覺村間逆旅人較有風趣，廚室廣拓，家具及葱蒜之屬，陳陳懸之壁間，雜以火腿、臘腸、乾脯、物至充牣。爐中煮着羹，羹肉之機中輪轉不已，作聲戛戛然。有巨案代砧，刀所經處，久成槽，深陷寸許，牛肉尚攤積其上。案上列三酒壺，大類牛肉之守衛。旅人數輩，方據案待餐，餘大則圍爐對酒作閒話。安侍往來，躑躅措置家具，時乘間與廚者作媚語。

自余方卸裝，誦門婦郵車之讎讎復至。有少年入下車，余自燈光中辨認，似相識者，已知果弗蘭克也。其犬溫馴有雅趣，余前此曾與同舟者。故人相見，樂乃無極！追念前迹，其語津津然。弗蘭克知余爲游歷而來，力延余至其老父家小住，云：「吾父家去此滋未遠，與其寂居逆旅，過此佳節，不願遷徙吾家，較無淒寂之况。」余深聽其言，且欲觀彼故家儀制。遂復登

車馬家 弗蘭克家。

(一) 薩克敦 (Saxons) 出英國北靄之一省，面積六千零七十八英方里，人口約四百萬；今以農，工業者。

(二) 亞力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古馬其頓名王，生於西歷紀元前三五六年，卒於紀元前三二三年。其所乘駿馬曰
驪士火勒斯 (Bucephalus)；亞力山大之戰功；多得此馬之助。後此馬斃於印度；亞力山大築城於其地，以爲紀念。

耶穌聖節前一日之夕景

時爲良夜，月色皎然，而節候殊淒冷。堅冰在地，車輪碾冰，轆轤而行。鞭鳴馬躡，一往如飛。余友告余：「彼御者知余家方款來客，急欲奔赴，隨吾僮厮轟飲。吾父好古，力存古風，今日之宴，勿論貴賤，咸加款接。想吾父所爲，在時髦中已爲耆宿。餘人則皆喜城居，沾染城人風尚，遵守勿失，已與城中人無別矣。特老父抗烈，不隨俗而化。吾父恆言：「凡端士必守先業，存古昔之醇風。」尤欲力挽頹俗復古。且所讀書，作家均在二百年以上。父言：「斯人論著，均存吾英人樂範，爲後來之作家所不如。」因恆自恨不預生於數百年以前，觀老宿之守其古俗。又吾家僻野，隣右咸禮吾父爲搢紳。而去市既遠，老人守舊之心，亦遂無人嗤其頑鈍。吾預告君，老人苟拘執僻通，幸故人假借。」

時車沿花園垣外而行，徐至一巨闕，門用巨鐵爲條：啓閉甚鈍，楣上有先代徽章鑄諸其上。入門，有司闕之室，隱諸萬綠之中。御者聖鈴；冷夜無人，鈴聲清厲，狗聲立動。少須，有老媪出而啓關。余乘月光中，視媪衣制甚古。髮縞如銀，且行且鞠躬爲禮。媪方居奴厮之室爲樂，以羣僕尊媪夫爲老蒼，方聚轟飲，故令媪司關。弗爾克曰：「乘此月明，宜舍車踏月而入。」余見高樹夾植爲甬道，月光直劈樹隙而下，亮如銀片。雲翳悉空，月輪愈皎。草地微響如鼙，受月作光，遂幻爲琉璃世界。吾友四顧，言曰：「吾每於午後散學行此時，直狂跳

而入。每株之樹，有我少時之歷史在焉。吾觀此樹，如親吾父；以吾父蔭我猶此樹耳。吾父好古，恆悅吾給假。吾既得假，而吾父引吾游涉，與義方訓我，乃無差別。然父之教我，必宗古制。老人之意，蓋詔我以天下至樂無若家庭也。而吾既受陶鑄，亦覺老人之言爲有味。」

言次有羣狗奔吠而前，可十數，毛色種類皆別。蓋聞鈴聲及喻聲，因而大吼爭出。余友大叱，狗聞聲立止，爭跳躍以迎主人。此時已抵樓下；樓一半隱於樹陰。一半則受月；曲折因樹爲勢，製甚宏敞，然似隨代添築，非出一時，故其式新舊各別。中有一區最古；窗戶用石爲柱，蒼藤蒙絡殆滿；樹影交橫，中露小玻璃，瑩然受月，其光射眼。餘屋則均卻而司第二（一）時所建。余友告我：先祖蓋隨卻而司第二歸自法國，（二）復辟後，建此漸構。園囿沙砲廓廡之屬，均用古制。編樹爲籬，加之以修剪；石闌宛委，闌楯上列古石鼎無數；尚有鉛象一二，象前飛泉仰出可尋丈。友告我：「老人凡有營造，咸循古制，」無一事無來歷者。老人言：「似此結構，蓋合古君主國之體制。若時尙之藝術術，則襲取民主國儀型，非吾尙也。」余聞言，敬晒老人之固；區區一園一園，乃亦涉於政蹟，則良不可解釋矣。

友人曰：「老人退休後，閉口不言朝政。惟此區區者，乃必斤斤守之。有人言：如此營構，均古舊興趣。而老人則正論循循，力言其正。」言次，入門，忽聞樂聲，且有人狂笑。友人曰：「此必奴厮聲也。耶穌聖節前後十餘日，老人家政大弛，縱之爲歡，故儻蕩至此。惟行樂必循古法，如捉迷藏，「馴野馬」，（三）擊掌猜人，（四）竊麵包，（五）銜蘋果，（六）擺龍

(七)等嬉戲，均老人所提倡。此外應行之禮，則爐中納完體整枝之小樹，冷燼，謂之聖燼；(八)燃五色蠟，縣一密斯而土一冬青(九)於燈下，使女傭僕婦咸見而畏避。此奴惟樂而忘罷，故吾掣鈴者數，乃不之聞。

時老人聞奴所言，公子將客至，乃出門迎迓。其後尙隨二子：一在陸軍中乞假而歸，其一則在牛津大學堂(十)中剛畢業者。老人矍鑠有神，髮已垂白，尙作旋螺狀。觀其狀態，似好客而愛士。余既預有所聞，自易審此老爲兼具奇懷與仁愛人也。

余友既與父弟相聚，情至醞渥。是夜，老人並吾等旅行之衣，亦不使易，卽導見其家人。時羣聚於老屋之中者，分皆親賓之屬；間有新姦富婿之人；亦有老女未嫁者；或垂髻女士，色如玫瑰；亦有乳臭童子粗能語言者；或有從中等女學得假之學徒，抗健無閨闈氣象，互相遊戲，不名一事。地上滿佈童子之玩物，足見目間曾有大隊小仙人戲於是間，茲時蓋都已入睡也。

時余友方與其親友互致其頌節之吉辭，余得間流目四盼。屋式修而且廣，陳設不類正室。火爐簷上，有武士帶劍畫象，按駿馬而立。迎面懸鐵胄及矛盾三事。左偏陳老鹿角二，備人寶冠。餘則烏槍魚竿，及他玩具。所用物皆沈重，爲古製品，而新製之物，亦間有一二，似不盡新法也，火爐中鐵屏已徹，納入小樹之幹，此古禮也，故老人必循迹行之。

老人踞巨榻坐，笑靨迎人，無人不矚，猶太陽之獨行星然。卽足下羣狗，罷臥欲遷其臥所時，亦必張吻噓氣，自視主人，力搖其尾，乃復沈酣；心中似知主人見愛，當加保護，不爲人

取，故釋然無所疑備。老人禮意殷渥，愛客誠篤。卽余處其間，亦無作客蒼涼之況。旋入餐房；房室廣博，壁上均先烈之象，象柱環以冬青。是夜於尋常燈燭外。增然兩檠燭，燭旁亦環抱以冬青之葉，稱爲聖蠟。殺蒸所陳，極豐腴，縱容強飽。老人則另製乳餅餉客，謂此餅爲聖節前夕例進之餅也。

時有一人談吐極豪，吾友稱爲西門公子。西門短小精悍，與人晉接，弗卑弗抗，然未嘗也。鼻如鸚鵡之喙，有面痘癍，兩頰微絳，二目清瞬流轉，狀極慧黠。每言一事，而目光所及，皆足令人破顏。常與女賓道家中故實，雜以調談，聞者皆笑。余惟不審其家乘所有，故瞳不能解。中有女郎，貌極整潔；然與其母對坐，母氏嚴毅，乃不敢虛噓。西門語時，故撩其笑，女郎不得已，以羅巾承口，胡盧不已。而座中少年，見西門一言一動，必爲之哄堂，似皆景佩其言笑之才。西門尤能效木偶人劇，又能以手及素巾飾一老婦人；卽偶剖一橘之微，其容止亦足令少年人笑死也。

吾友亦間語吾以西門身世，言婚期已屆，尙未授室；然歲入頗足自給。身爲世家親戚，交舊至夥，故展轉赴宴無虛日。其人一生好隨緣而樂，不計久遠。交遊既廣，因人取歡，故趨入滑稽一流，識者頗不直其爲人。西門與吾友同姓，吾友人言：「吾家掌故，西門皆知之至稔，國之吾父雅重其人。凡老處子之未嫁者，恆以西門爲童驢，亦樂與之語。若在小友中，則人人喜其詼諧，故老幼咸無乖忤。近年以來，西門恆暱就老人。老人嗜古，偶稱古制，則西門必譎

古詩實證其美，以迎合老人之心。

時老人宴客樂甚，忽傳喚筮人入室。筮人時已沈醉，吾夜言：「此筮人固自食其藝，然極
依倚吾家以立。自外言之，名爲鄰右；實則坐饗吾廚。月逾其半也。」筮人既入，即令奏技。
時飯罷，羣客跳舞，老幼咸樂。西門者，熟於古舞，欲奏其技，仰媚老人。然與之對舞者，則
學堂中女學生，步武弗嫻，左右乖忤，遂無可觀。而老人之次子，新自太學堂畢業者，則與
母同舞；然爲狀甚佻，衆以其年穉，初不之咎。惟老人叔子習陸軍者，與一親戚中處子同舞。
處子姣好，時時流盼叔子。余知是二人大有情愫。以余觀之，叔子嚴靜溫雅，宜此處子之戀
之也。叔子爲藝稍博，能通諸國語言，精繪事，嫺歌舞，且嘗受創於滑鐵盧之戰。(十二)此女郎
已十七歲，讀小說夥，心醉英雄，係之夢寐；今見此亭亭男子，又自百戰中來，安有不時時流
盼者？跳舞既罷，叔子取琴，歌法國之歌。老人遽止之曰：「今夕，聖誕之前一夕也，宜歌我
英人之古調。」叔子凝思久之，乃得黑利克(十三)贈周麗亞「晚來相見」之曲。叔子歌時，是否屬
意女郎，則不敢知；蓋此同舞之處子亦名周麗亞也。處子聞歌，一似無意，但引目視地；然色
已微頰，而胸際亦微動。余則謂跳舞新罷，固宜有此，不盡懷春也。惟此處子於聞歌時，手搦
一花，徐徐剝其花瓣。迨叔子歌竟，而殘紅已狼籍裙下矣。

佳聚垂散，衆皆引手爲禱。余則自歸臥所，而爐中餘火尙生。既至房中，余愕然。幸余知
聖節之時，魔鬼皆伏匿弗出，不爾者，余遜矣。以房中陰沈如漆，結搆近數百年，即所陳家

具，亦不審出何時代。壁衣皆鑄花樹，間以猶厲之鬼面；而壁上古象，睜目交腕，栩栩欲下。余牀寢鑲於壁陰，作凹形；帷幔修而且舊，然材料佳也，余將寢時，忽聞樂聲作於窗外。余披帷聽之，樂聲徐徐而去，且遠且柔，縵中聽，樂聲既遠，余亦徐入黑甜之鄉矣。

(一) 卻而斯第二 (Charles II)，英王，生於一六三〇年，卒於一六八五年。一六五〇年，自法國歸；逾年，即王位於蘇格蘭。後數月，舉兵趨英倫，為格林威爾 (Ormonde) 所敗，遂被廢，而復置於歐陸各國中。至一六六〇年，復反英，重建王政；自是年至一六八五年，英史上謂之復辟時代 (the Restoration)。

(二) 歸自法國，即指卻而斯第二之復辟，註見上條。

(三) 「馴野馬」 (Shoe the wild mare)，以一繩懸一木條，戲者登其上，作種種遊戲舉動，其軀體必立定，勿使搖動。若經過多種動作後，身仍不搖，則野馬馴而戲者勝矣。

(四) 擊掌猜人 (Hot cocks)，一種兒童遊戲法：使一人以巾掩目，跪而伏其首於他人膝上，衆圍而雜擊之，而令此人猜擊之者之名。

(五) 竊麵包 (Steal the wine loaf)，遊戲之一，其術未詳。

(六) 銜蘋果 (bob apple) 亦一種玩術：以繩懸一蘋果而推動之——或浮之於水面——令戲者以口銜取，銜得者勝。

(七) 擡龍 (Snap dragon) 亦遊戲之一。置葡萄酒於碗碟上，澆以火酒而燃之，令戲者擡出火中之葡萄酒。

(八) 聖誕 (Yule Log)，歐文自註云：「聖誕之薪燭每為銀木，或為大樹之根；聖誕前一夕，以盛禮迎之入室，置之火爐之中，與去年聖誕節焚餘之薪相雜燭。方此薪火未極時，家人必悉備歡飲，或共述故事，以為笑樂。……是夕也，此薪之火，必延及天明；若中夜而燼，則於是家為不祥之兆云。」(下略)

(九) 「密斯而士」(Mistatoh)，歐文自註云：「此種麥青，至今日猶見於聖誕節之田莊及廚室中。少年男子荷運

耶穌聖節前一日之夕景

女子於此冬宵之下，卽有擁之親吻之權；每相遇作如是舉動，必須自此叢葉中摘下一果。至此叢冬宵中無復果子時，則室中男子之此項特權，亦隨之而盡矣。」

(十)牛津大學堂(Oxford University)，英國最著名大學之一，在奧斯福城(距倫敦五十二英里)，創立於十二世紀時，包括專門學院二十一所。

(十一)滑鐵盧之戰(the battle of Waterloo)，滑鐵盧爲比利時之一鎮；一八一五年六月，拿破崙爲英兵大敗於此，此戰遂爲之著名。

(十二)黑利克(Robert Herrick)，英國詩人，生於一五九一年，卒於一六七四年。

耶穌生日目

遲明余醒，覺宵來所見，直如夢幻；幸此老屋警予，謂非幻夢，不爾，余實惺忪也。余寒慄重衾，不即起。忽聞門外有童子靴聲，似商賈一肆；少須，歌聲發矣。歌曰：「今日佳晨，救主生。」余竊起披衣，立啓其扉，見一羣天真爛漫之童子，畫師能狀不能肖也。羣中一男一女，每至一客之門，必縱聲歌。徐開戶驟，童子愕然，遂不復歌，皆亭立，翹食指微笑，其唇狀至羞澀，且偷眼觀余。忽而舉足同奔，捷如飄風而去。甫轉屋隅，聞此三童子同聲笑曰：「吾輩逃矣！」

余居此故家，今日眼中所接，無一非雍熙之象，開窗四面，若在春末夏初，景物備極幽淑；臨窗均織草之場，流水一帶，水外卽主人行獵之園。更遠，則見小村，炊烟晨起，宛宛直小村以外，則禮拜堂塔尖直刺沈寥之空。牆外均古籐蒙絡，經雪弗彫，然霜重晨寒，草根皆作縞色。臨窗有樹，樹上棲一紅襟之鳥，迎颺陽光，則知更雀也；石闌之上有孔雀，方大張其尾，狀如錦屏。

余疑睇間，忽見侍者入門，言：「主人請早禱，」遂引至其家之禮拜堂。家衆及門客已盛集，老人立講臺上談聖經。西門則肅然拱立，一變前狀，與老人問答經義。早禱既罷，遂歌迎神之章。此歌蓋陸軍少年所著，經西門改削而納之樂譜者。而女郎歌喉既脆，聲尤動人；余歎

樂之心，不期爲之鼓動。後此始知每逢禮拜之期，匪特赴堂行禮，且於家中禮堂先致誠款。有時老人自行演說；有時則西門恭代。蓋先英故家，恆有此舉；今則古俗陵夷盡矣。余亦深以爲惜。蓋每經禮拜行此，一則家人團聚，一亦可以蕩滌邪念，歸於精誠。

行禮畢，余臨曉餐，禮亦異於平日。蓋今日晨餐，實守古禮。以近人曉起，必以麵包及茗爲曉食，故孱弱類婦人。若在古人，甯復類此？故今日主人雖仍以時人所嗜饗來賓，然亦盛陳旨酒冷齋之屬，以振作吾輩之勇氣焉。

飯罷，余及吾友與西門同涉園次。行時羣狗旅隨吾後；西門懸叫管於櫺上，狗皆聽其號令。西門手小鞭，狗行時輒迴首視其鞭稍。此屋昨在月中闕之，頗不了了；曉來陽光大燭，狀至尊嚴；飛泉石闌，節節皆出古樞。由此觀之，足見老人守舊尊古之心，肖此屋也。余行時，見孔雀無數，咸張翼迎陽而曬。余大稱羨，以爲孔雀乃有羣也。西門正色曰：「以羣字加孔雀，於義無當。孔雀珍禽，宜名班，不宜名羣，昔安東扈非直伯（和）所著書言；孔雀能知人語；但稱其美，卽開屏張其五色，炫耀於陽光之下，用以媚人。每及秋深，羽毛彫卸，輒悲惋自憐其文采，而深自藏匿。必至春來羽長，始復出也。」余觀西門自矜博雅，不禁匿笑。吾友語余，此間孔雀，老人甚愛其類，欲令蕃滋；以古英雄傳餐，必貴孔雀之肉；半亦惜其羽毛，爲仕宦人家所宜畜。老人恆言：「以孔雀停於萬綠中之石闌，世間圖畫，無此美觀。」

此時西門以事匆匆赴禮拜堂奏樂。西門既去，余問吾友：「是人所引書，胡乃爲隱僻非習

見者？「吾友曰：「彼所讀書最陳舊，爲數僅六七冊，均吾父所授之古書也。彼平日於雨中弗出，輒讀此數書翻覆殆數十過矣。凡人讀書少者，苟入其樊中，則必出以炫人。卽彼按歌之音節，均吾父書櫥中所有，音韻均百年前節拍也。彼恆好引用書中言辭，故御人村叟均尊之爲博士。」

吾儕語時，聞禮拜堂中鐘聲動矣。余友告余：「老人必盡率家人赴禮拜堂致謝教主。倘足下同行，亦可領略西門雅調。」是晨霜霰雖濃，然天日晴爽。衆皆步行赴會；路可半英里。堂製頗古，其左次有小屋，則牧師家也。四圍大樹參天，堂黑如漆；後乃以刀斫樹，令陽光漏入。余方至門，而牧師適出，爲余前導。余初以爲此牧師依大戶爲客，所飲滋厚，或不瘦損，乃竟清癯有菜色；戴假髮，博逾其頂，似榛子已乾，動搖於空殼之中。衣灰色衣，囊巨，可容二斗粟，雖禮拜堂巨本聖經，幾可納諸其內。足小而履博，履面之鈕絕鉅。吾友語余：「此牧師昔在牛津學堂時，與老人同窗也。老人既受產，遂延牧師司鐸於是。其人好讀古黑字（一）書，凡羅馬字（二）書，皆屏弗讀。近來士夫所屏棄之載籍，牧師惜之乃如性命。又迎合老人意，極力披索陳典；四百年耶穌聖節所應行之禮，無不稽尋，以副老人之求。惟此牧師嗜古之深，非博古趣，特用是以待時人耳。終日摸索沈深，如墜黑暗之獄，故長日昏昏然。」

迨既入堂，卽叱咤司事之人：胡應以「密司而士」冬青之樹，雜入他種冬青？蓋「密司而士」冬青，本古時外教所用，不應雜入禮堂之內，惟聖節時懸此樹於私室則可，而禮堂安容有

是。前此有數牧師，已指斥論列其事矣。於是司事者急去此樹。牧師言：非是，則弗登講座矣。余初入見禮拜堂，近樸杏人然頗莊嚴。壁止懸畫圖，均老叟先烈。神堂末次，有墳臺；墳臺有石象，各十仰臥，以左足加其右足，示曾在千字軍（四）効力者。吾友語余：此其先祖，在巴勒王下（五）慶戰。爲聖教立功之人，則昨夕餐堂中擐甲勇士，卽爲是人象。

時禮已開始，西門擬立聽講之座，誦經曉曉；每翻一葉，必作勢高其肘，翹其指，意殆將燃若其指上之戒指耳。西門口雖誦讀，而神注樂工，輕重疾徐，咸以誦聲爲之節拍。而奏樂之人，亦別駐一區，其中老幼參差，望之頭顱各別。其中一人，余新來時識之，蓋村中縫人也，鼓應吹笛，翕聚其昏而外簪，其貌甚醜。尤有侏儒，伏而操絃，頭顱迎人，望之似駝鳥卵也。歌童中雜以童娃，貌頗姣好，晨出爲霜風所侵，二頰通紅。歌譜二，讀者或數人，故攢三聚五，各成一集。時普通之歌唱及雅樂，初無差謬，但樂罷而歌者尙戛餘音。中有十詩，爲西門自製。西門初意歌此時，必別爲節奏，傾靡座人。然一發聲，卽訛，樂與歌左，自是以下，錯落不復成調。猶老筮之行道焉。迨直至尾聲尙唱時，童子爭欲先歸，歌聲或激或徐，錯落逾甚。西門大怒不可遏。時衆聲同止，獨一老人掛眼鏡，龍鍾於座；尙作哦聲也。

前、校睡空座，經發端卽用耶穌聖節之禮儀爲題。立此聖節，固爲吾輩感誦上蒼之時，亦離吾輩頌樂之節。旁引曲譜，乃引據古人之言以爲左驗。余聞言大異，自念：此聖節，人信服者無有褒駁之言，胡頃牧師尙古稱先極力昌言其是？然則牧師尙防有人攻訶耶？已乃知此

牧師引據古人，亦不無理解。此牧師篤嗜古書，當克林威爾（C）革命時，清淨教徒（七）屏斥舊儀，凡耶穌聖節古禮，悉被禁斥。牧師泥古昧今，以為今日倘為克林威爾時代也。彼長日閉門讀陳古之書，如今人之讀新報，以為革命時代，近在昨日，不知去革命已二百年，自卻而司第，二復辟以來，復歸古俗，而牧師蠢然感不之考，故窮神盡氣，力勸座人勿為邪說所炫，遂從之。弗以聖節之禮為然。

譚龍，村人咸以牧師所言為淵懿，人人引手為禮。予亦歌古歌，稱頌聖節。時老人起立，村人過其前，咸脫冠而過。老人鞠躬，盡延座人入其家高宴。余歎息知此老人，果存古禮者也。四行時，此老人容色恆帶春融之氣。稍過高原時，聞村人歌吹之聲，隨朔風入耳；老人亭立四顧，老懷至適。本日風色殊佳，晨霜固嚴，追陽光一燭，霜霰盡消，而草根復露。英國雖在隆寒，而草色仍綠，嚴霜一過，空翠爽肌，惟林下山陰，則嚴氣凝結，草不能綠耳。日出霜消，霜光融為小膜，如微煙裊於積樹。老人曰：「陽光者，耶穌恩光也。恩光所被，私慾盡泯，天食萌芽。草即吾良，霜為慾幕，今盡豁矣！」復見小團飄之上，煥煙隆起，即曰：「今日之樂，無論貧富皆爾，殊可慶也！」以吾觀之，此事至鉅，經年之中，乃有此一日，毋論何家，均可徑入取食，此亦太平之一驗也。」老人復未息曰：「前此樂意尙淺；今日不無少替，方余年少時，小民行樂，貴胄為之鼓勵。凡有爵位之家，有酒如瀝，有肉如林也。音樂之聲，晝夜不絕，盡人均可與譚；雍熙之象，筆所莫繪。如是風尚，益人非鮮，能使人人咸愛其親

屬，念其釣遊；尤能令小民生敬上攀賢之恩，無復閼隔。今茲人心靡矣，古風不存，至力起與貴胄爲難，且多讀新報，又恆至酒肆聽講時政，力主改革。以老夫思之，欲挽頹風，士大夫必人人村居，與村人聯絡，力復古時風尚。」此老人所言確也。當時亦嘗力行其事，極力要結小民，而蚩蚩乃弗審其用意，因之要脅干求，靡所不有。而遊民磨集老人之門。村官窮年之力，驅斥流氓；而此老人則以一禮拜之力，悉已收合村農，無有遺子。已而老人亦知其非策，後此乃力加區別，分授銀米，不復收爲門客。

余同老人甫至門，卽遙聞有歌吹之聲。已見羣小兒去其外衣，以紅白黛綠之小巾週布一身，以松枝爲冠，手秉雜械，羣舞於老人之門。而逐隊而觀者，勢至填咽。尙有一人，冠狐尾，四踴於廣圍之外。老人大悅，因告余以故實曰：「此戲當羅馬凱徹（八）伐英時，已有之，古稱曰刀舞，今已消滅垂盡，老夫實倡自村間。惟此舞雖復古俗，亦已寡歡。彼輩蠕蠕然，安審古制？轉用此爲格鬪耳。」

刀舞旣罷，老人出家釀，延衆飲之。老人亦與其中。村人飲酒者，敬老人甚，舉觴輒壽老人；而年少之人，嘗老人背面，則引杯於唇，相視作醜態，似敬避老人而諛老人者。然斗見余則咸變莊容，防爲余覺。而於西門，則親稔無倫；以西門善謔而容衆，乃嫖嫖無所不至。且西門暇時，輒四出至村人家，與老媪傾談古事；尋瑕蹈隙，則與村姑作狎語；其狀大類遊蠶，每遇櫻唇，必采取其蜜也。

時村人見老人至，皆屏法奇禮，人人咸儻蕩不羈。村人無學，悉本天真。老人加以獎語，乃大樂無極。尋主人入，而西門與村人乃大狎。有白髮赤臉之村人，亦善謔浪；西門則恣爲放曠之談，與之酬洽。此白髮人方欲發吻，而村人已張吻待之；趣語一發，勿論解否，必狂笑以報其佳貺。此時上下貴賤，均涵聚而爲歡。余知尋將晚餐，遂進寢室易衣。忽覺窗外亦有人跳舞，引首外覷，蓋卽村間樂工，方臨窗而舞。家中一女傭，方與一少年同舞；咸獲鞞箕踞列坐而觀之。此女傭引首見余，卽肆力極奔而去。

(一) 安東尼非直伯 (Anthony Fitzherbert)，英國法律家，生於一四七〇年，卒於一五三八年。

(二) 黑體字 (Black letter)，英文之古體字，字迹粗黑，爲刊版術初期應用時所用之印刷文件者。

(三) 羅馬字體 (Roman character)，近世英文書所用之字體。

(四) 十字軍 (Crusader)，在西歷十一、十二、十三世紀中，基督教強國以向回教徒爭回聖地爲目標之遠征。自一〇九六年，至一二七〇年，大戰凡七次。

(五) 聖地 (Holy Land)，卽巴勒斯坦 (Palestine) 在敘利亞 (Syria) 西南，面積凡六千英方里 (另有附屬地約二千至三千英方里)，爲耶教史上極關重要之地點。

(六) 克林威爾 (Cromwell)，英國最著名政治家與軍事家之一，生於一五九九年，卒於一六五八年，爲清淨教徒黨魁，敗英王兵，而自立護國政府，於其卒後二年，卻而斯第二始歸國復位。

(七) 清淨教徒 (Puritans)，英國反對舊教中因襲煩瑣之儀節，而主張簡單純粹之信仰之教徒，於十七世紀時，奉克林威爾爲首領，而與英王爲敵者。

(八) 凱撒 (Caesar)，古羅馬帝之名號。

耶穌生日

聖節夜宴

余整容易衣既畢，卽同吾友入藏書樓，縱觀卷帙。聞有人拍案聲，余友曰：「饑矣。」余乃恍然知拍案者，古俗示傭者進饌也，席張於廣堂中。余入門時，小樹已納龕中，濃煙奔箔而上。龕齋上擐甲倚馬之壯士，畫邊亦以冬青環之。卽甲、盾、長矛之上，亦一一加以冬青。此甲盾者，卽此壯士所習用者也。余觀此甲盾，太類新製，卽畫像亦不類十字軍時作所宜有。而吾友言：此數物均得自老屋中，老人立時審定爲卽先烈所常御者，供作家珍；而畫像之見號爲十字軍英雄，則爲時已甚久遠，老人號在，卽爲成憲；老人曰然，衆無不然也。甲盾之下，列家具陳陳然，有先代所留貽者。巨案上然椽燭二；其餘小燭無數，熒熒如流星。余登座時，樂聲卽發，人人咸有和悅之容。余自念：今日乃倖入英國故家，觀古禮，此爲他處所無者。歷觀耆人家中先烈畫象，多隆準，咸類其子孫。衆象中有一女郎，略挾秋容，尤爲近似。老人言曰：「是人周身血脈，孺爲吾家嫡傳；而其儀貌，尤與吾先人中之曾建勳業於亨利第八朝者相酷肖，直二而一也。」

餽師臨飯時，誦祝文，極修，蓋古學校中所用者。念已，衆寂然似有所待。尋見廚長入，衆復肅然。廚長入時，左右兩侍者然燭以隨，廚長奉銀盤，中奠豚首，加以綵繪。豚張吻合樽，樽一潤廚長鞠躬奠之案上。方豚首入時，衆樂交作，老人卽命其卒業之子歌應時之古歌。余至

是，已節節驚駭；及見豚首，乃愈怪，竊問牧師。牧師曰：「古來於聖節時，必進野蔬之首；今野蔬不可必得，乃用常豚耳。」

老人見狀，卽曰：「老夫悅古禮，匪特以其體制尊，亦緣老夫在牛津大學堂時，禮正如此也。今日所囑，因復憶及兒時；且追念同學之人，多半化爲異物矣！」牧師聞老人仲子之歌，卽抗顏謂與學校中所歌者大殊，乃面衆抗聲歌書院之校歌，且隨時加以申釋。後此見聆者稍稍倦退，乃徐徐縮小其聲；尋座中但餘聯座一老人，口嚼火雞之塊，閉目咀嚼，似聽非聽，而牧師歌亦闕矣。案上列饌，據言多有前代之歷史，余外客則不之知。時侍者進肉臠，上列孔雀之羽。客以爲必孔雀之肉，試之，乃野雞。蓋孔雀（孔雀）近多死，老人惜其羽毛，故代之以雉也。讀吾書者，必謂吾書所記，多頑固守舊之談，讀之或將蹙額厭倦；而吾則頗悅此古風之盎然。其最異者，彼家之人，俱能敬老人之陳舊迂拙。令出無不克守；至於童子，亦咸審古時習尚，無有抗背。廝僕生長是間，見所行怪僻之事，亦人人如旨，余靜觀之，亦時饒佳趣。

迨宴罷，廚長又進銀盆。衆見銀盆，乃大呼噪。蓋此盆中列陳釀，人人可造以杯杓取飲，亦古禮也。此酒中所和之物，均老人手製，謂：「臧獲弗潔，恐污吾釀。」酒合數名釀，復雜以香料，上浮焦炙之蘋果。老人以巨杓和之，乃舉杯自飲。飲後，言曰：「願家人貴客，皆飲此福！」於是傳觴而飲。傳飲時，各致頌詞；有羞澀不能出口者，衆則哄堂大笑。斟秀桂飲，舉杯作親吻狀，立止。傳至西門，忽歌古調，其聲鏗鏘；衆復笑。

方飯時，座人爭引西門隱事以爲調談，謂：西門好媚孀，作種種醜狀。此語開端，實出自一婦人，少談卽已。而牧師並坐之老人，則啾啾議西門無已。西門色積，老人轉以爲悅，視衆示意，謂：「已直搗西門隱秘矣。」西門聞言，似塊似悅，忽至余座，微語曰：「是人所言趣也。」席間所言，有大笑聲震屋瓦者。余意在時輩中，固無此儼節，然以至樂言之，非是亦無歡。且此老人一人樂，能使羣人皆樂，可知世人固貴有提倡者也。

已而席罷，年老者爭出，留者均少年人。男子雜沓無序，仲子及西門，遂爲羣少年領袖，恣情嬉戲。童子亦逐隊嬉跳，笑聲喧騰。余方侍老人坐，聞笑聲，趨視其狀。見羣中舌捉迷藏：冠、裙、履、鳥，紛亂煩擾。西門以巾蔽其眼，居中立，羣童競襲，或搭或引，拊背攀足，或擦細草貫其鼻令嚏。中有十三歲女郎，散髮披肩，奔走趨避，色赧而膊露，胸衣奔馳，而蹀躞襲取西門光醜。西門騰笠引避，讓臂圍信此女郎於壁隅。女郎引身跳避。余意西門蹙眼，安能圍信此女？是必少露其醜，令漏眼光耳。

余勸已，復至客座，見諸人芳圍讎讒牧師道故事。然牧師所言，多涉冥迹，鬼事侈於人專。意此老人，必亦迷信者流；凡以陳舊之人，僻處而讀故事，往往有是見解。卽壁主據甲之壯士墳兆，本在禮拜堂中。村人咸爭言將軍能現陰靈，每於夜中月明，或大雨時，將軍之鬼魂出。有老嫗夜過禮拜堂，行鐵闌外，尙見將軍款步於林下也。或言：將軍生前，必有冤抑，故爲雄鬼以怖人。或又云：墳中多金寶之氣，將軍陰靈起而鎮之，昔嘗有人發將軍墓，露前和，忽

見石象伸掌來撲，其人立暈。老人斯饒，每見壁間畫，亦凜凜毛戴。卽司閤之老嫗，亦言：親見將軍白晝中騎馬下赴禮拜堂，遇牆壁無梗，且能幻其身爲絲煙，自門隙中出。諸如此類，老人肅然恭聽，不以爲妄。

衆方傾耳時，忽餐房中出怪聲，其喧徹天。門遽闢，羣人爭出，狀皆怪特可笑。西門則飾爲俳優狀，請老人二子助之舞蹈。發陳年古篋，取數十年不經御之衣，加之童子身上，西門爲之魁率。人人各承一名號，或曰「炙牛肉」，或曰「紅蘋果」，呼之輒應。老人仲子則扮爲古勇士洛賓荷德（三）。女郎周麗亞則扮爲馬利安（四），蓋從勇士同逃者。周麗亞以首枕仲子之肩，迤邐同行。羣人既出，老人亦弗駭，搓手格格而笑。余生平好奇，亦大欣悅，不期發矇絕倒。似此古風，留者但有英國；卽在英國中，亦僅此一村耳。而余之值此，似已推置余身於數百年之上矣。

爲樂既闌，似忽聞讀吾書者，拍案言曰：「著書之人，一何真耶！若此等書，於社會中一無所益，乃絮絮稱述，是非狂易人，萬不至此！」嗟夫！讀吾書之大人先生鑒之：言學問者，人人均高於我；先生苟欲得學問，何患無書？且載籍浩如煙海，以吾書投諸其中，直一塵埃耳！縱使吾書盛言學問，君輩卽以我爲是乎？須知吾之爲此，僅欲博人一粲。若此功不成，則亦止令吾一人失望耳，於人復何傷？須知當此文明時代，人各懷物競之思；競而不勝，則抑抑如有所失，額上或多皺紋。脫見吾書，而竟得飄然一笑，使皺紋立爲消褪者，不已足乎？或且

既見吾書，而愛羣之心或動，稍生其敬老憐貧之思者，則吾書亦不爲無益於社也。

(一)亨利第八(Henry VIII)，英王，生於一四九一年，卒於一五四七年；一五〇九年，繼其父亨利第七即位。

(二)孔雀，歐文自註云：「古時遇大饗禮，必用孔雀爲饌。間或製爲一餅，飾其羽於餅上，而露其首尾於外；其味鹹飾以金；於彼一端，則盡展其尾翎。……在埋饗宴中，孔雀亦爲重要之饌。(下略)」

(三)洛賓荷德(Robin Hood)，英國傳說中之十二世紀時英雄，在達爾福德山林(Darford Forest)爲俠盜，恆作「劫竊濟貧」之舉，英國著名詩歌中詠其事迹者甚多。

(四)馬利亞(Lady Marian)，洛賓荷德之情人。

記惠斯敏司德大寺

一日爲蕭晨，百卉俱靡，秋人寡歡之時，余在惠斯敏司德寺（一）遊憩可數句鐘。當此荒寒寥瑟之境，益以陰沈欲雨之秋天，可云兩美合矣！

余一入寺門，已似託身於古昔，與地下鬼雄款語。門內列甬道至修廣，上蓋古瓦，陰森如履地洞；修墉之上，作圓寶通漏光。是中隱隱見一僧，衣黑衣，徐行若魅。余一人既入其中，決所見必皆厲慄之狀，卽亦無怖。牆壁年久，莓苔斑駁，泥土亦漸削落；壁上碑版，隱隱亦悉爲苔紋所封，而鐫刻之物，觚稜漸挫，但模糊留其形式而已。黃日佈地，四圍仍陰悄悄人，高墉修直，仰望蔚藍，直類井底觀天；而本寺塔尖直上，半在雲表。

余循行廢殿之上，遙想當日之經營，至此已榛蕪滿目！更讀殘碑，半傾側於地，或卽成爲砌石，履迹所經，字畫均漫漶不可讀。尚有一碑，列三巨公名，髣髴可辨；其事迹則久已磨平，無可求索。三公者，均本寺主持，爲十一二世絕時人（二）。余癡立久不能語，以爲人死留碑，卽碑亦不足深恃；可知人欲圖名，欲身後令人思慕，其事滋難恃也。若更數年者，將並此而沒矣！當日營謀，刊石立象，謂可不朽；不知石亦有時而漫滅也！

徘徊中，寺鐘已動，迴音若抱柱而鏗。余立身叢冢之中，似此鐘聲詔人：今日光陰又匆匆逝矣！余在聲浪之中，以搖搖似爲此聲催喜入諸窀穸，可悲也哉！

已而徐步入廣殿中。既入，而壯麗之姿構，令人震越失次；盤花大柱，森林可數百株，藻井直上，高厲不見其極。余自視若在殿礎之下，蠕蠕直如蟲豸。以此殿之高且廣，寂寥無人，履之心悸，足不敢前。每一窺足，而迴音輒發於壁間，覺一舉一動皆生奇響。余肅然知處吾勞者，均先代賢哲英雄之骨，不能不加敬恭。然不禁一笑者：笑彼功蓋宇宙，言成經典之人。至於今日，則殘骨數星，與沙土交雜，聚此漠然無人之區，外此其又何戀耶！生前舉手，可以奄有江山；至於鐘漏歇時，欲與前勳爭此土壤，尚有吝惜不復相讓者：則又可憫矣！夫萬年之名，人人所敬；而銘誄陳陳，觀者又復幾人？矧此石苔濕，復不足深恃耶！

余此時迴邇至古詩人墳碣之下，盤桓久之。詩人遺事，至簡而易讀。惟莎士比(三)愛迭森(四)兩先生尙有小石象存焉；餘人則半象粗記姓名而已。嗟夫！詩人固無勳榮，而弔古人來，往往於詩人斷墳，多增留戀。凡人之弔古英雄，但有駭歎；若詩家遺象，則縣縣然情動於中，即亦不知其所以然。以詩人感人之深，雖異代有同夙契。蓋著書者之神，往往合於讀書者，情絲縈絡，款款深深。餘人則但憑歷史爲準，而史殊不足恃。詩人印人以心，每誦其詩，輒如新發諸礪，不厭爲陳人屏之也。須知詩人爲人多而爲己少；以詩人生平宏歡樂而即幽遠，閉戶苦吟，取古人之心迹，與今人黏合無間；而名譽又不從流血而來，一一本諸心思；以公道論之，後人宜有感戴之思。蓋詩人之留貽，非屬豐功偉烈，或徒託空名；直握其智珠，出其慧力，垂授諸後人，一無所吝也。

余既憑弔詩人，更進則古皇陵寢矣。又進，則名臣勇將及有名主教之屬，碑碣翰林。顧乃無一聲響，大似天方夜譚中所言：術士入城。城人皆化爲石偶者。偶讀墓碑，佳者亦夥；獨有一家，則碑誌中有二語云：「兄弟勇，姊妹懿（五）」。「言詞至賅簡，而感人亦至深也。」

余當萬念俱寂時，忽隱隱聞市聲及車馬之聲，隨西風而至。此一境乃至不相伴；人世繁聲，竟直至夜臺之上耶？余徘徊間，西自將匿，似游人宜反，而暮鐘亦急。余仍入觀。堂中營造實入殿。余獨立於亨利第七（六）禮拜堂之前。門外階級重重，銅扉殿闔；余仍入觀。堂中營造之工，一時無兩：壁端鐫刻垂滿，每刻均鐫先賢，而刻工之佳，幾於視堅石爲木蘇；屋頂均密刻，仰觀竟纖細如蛛網。中立二石象，則帝、后御容也。旁立均動感大臣；每象之前，均玉石闌干旋繞，顧富麗至此，轉令人生無窮之悲，蓋經搆此字，非有大力鳥能者？乃殘骨卽居此廣殿崇墀之下矣！意必有一日，鳥巢其上，遊人憑弔壞殿之基。殿外尚有二陵：一爲英后伊里沙白（七），一爲蘇格蘭后馬利亞（八）。二人，仇讐也；今乃相距一邱，則所謂仇讐者，亦不外如此耳。方今力持公論，何人不爲馬利亞鳴其冤抑？以大勢論之：二人生死當萬無相見之期；不圖埋骨成灰，乃同此濛濛之埃楳。

余倦極，困息於馬利亞石象之下，憐而弔之。時萬聲俱寂，並住僧梵唄之聲亦渺。天色沈沈，黑影漸生，石象亦漸模糊。晚鐘逐處皆動。余起立將出，遂拾級下。忽見愛德哇德聖王（九）之墓，因復登臨。墳外環立多象，爲勢稍高，歷歷見諸瑩光。左近有加冕御座一，爲木

製。余思加冕者，皇帝得意之祿也。今胡爲移此得意之御座，營諸寢園？然則人世得意失意事，相去亦不數武耳！

天色已晚，僧將閉門，余遵舊路而出。余既出殿門，寺門即闔，迴音尙隱隱然。

余既出門，思欲默識今日所見，乃腦筋莽如亂絲。自念：剛出此門胡爲遺忘如是之迅？然則智、名、勇、功，乃可令人久體耶？彼所謂大名千古不朽者，亦響言耳。駒光之隙，時推陳而出新；須知前此文字固佳，然繙閱已至末葉矣！今日名人，卽推倒舊時之老宿者；不知後來之秀，久磨礪以待汝矣。故歷史陳陳，後人聞者，每疑信爲荒唐之說。實跡備成疑案，因之聚訟紛紛；而紀功之碑，亦不待人力推陷，皆倦極而思睡於地。所鐫古書，亦漸漸爲空氣所蝕，成爲平面；無論華表、寫門、金字塔（一），後此均堆沙石耳！縱使墳臺堅固，亦復何濟？而亞力山大（一）之尸，灰已麗歸焉有，僅留空櫛，實諸博物院中。埃及之「木獸」（二），固長歷人世之光陰，卽波斯之坎白西司（三），亦未嘗加亦凌踐。今嗜利之人，乃竊取而鬻之。埃及佛羅（四）之木獸，今已搗碎爲醫傷之藥屑矣。夫以金字塔中之物，尙屑以爲藥，矧此區區之殿宇耶？今日尙有吾輩，爲文章以稱美此寺；安知異日非風吼鳴之廢地，而斷瓦殘碑，均爲野藤山花所蒙絡？夫人身死耳；死而留名於史，卽史亦奚足恃？雖碑版亦但成遺迹而已，他又何論耶？

按此爲歐文生平得意文章之一，最足表現作者之性情，極爲當時作家所矚目。惜原譯者調節頗多；若悉爲補入，又慮減原譯文之手態氣勢。幸此類僅古之文辭，本無嚴整之佈局，稍加綴飾，似尙無妨。故除校正一二訛誤之句外，不欲多所充補。至原文所具之靈思美感，則此譯文亦頗能保持不墮，吾人不能不認爲林氏所譯書中之上品也。

—— 既澄 ——

(一) 羅斯敏司德大寺 (Westminster Abbey)，英國著名大寺，在倫敦城西部，泰晤士河之旁。西歷六〇五年，東撒遜 (East Saxons) 王斯白脫 (Sæbert) 既皈依基督教，乃建一聖彼得廟於茲地，以貢其誠。其後英王愛德律德以此廟曾得聖彼得降臨，素著靈異，遂於一〇四五年，毀而重建之；而英王亨利第三，復於一二二〇年重加改造，遂成今日之形。英國帝后及名人，大都歸葬此中，蓋彼耶無上之榮也。

(二) 三主持：其一曰維他利司 (Vitalis)，爲主持至一〇八二年，卒；其二曰克利司便那士 (Crispinus)，繼維他利司爲主持，至一一一四年，卒；其三曰羅倫斯亞士 (Lawrence)，約於一一五九年被選爲主持，一一七六年，卒。

(三) 沙七比 (Shakespeare)，英國最受崇拜之文學家，嘗爲優伶，嗣乃專力於戲曲之著作。一五六四年，四月，生於斯脫來福鎮 (Stratford-on-Avon 距倫敦西北百餘里)；其劇曲著作之事業，約起於一五八九—一九〇年。一六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或以爲此日亦即其生日) 卒，歸葬於其故鄉而植象於大寺中。

(四) 愛透森 (Addison)，英國最著名之散文作家之一，生於一六七二年，卒於一七一九年。

(五) 「兄弟勇，姊妹賢」(All the brothers were valiant and all the sisters were virtuous)，此爲紐卡蘇公爵及公爵夫人 (Duke and Duchess of Newcastle) 墓碑上之語，其全句云：「：夫人姓路加氏名馬加列德，爲哥兒，際司脫勳爵路加氏 (Lord Lucas of Colchester) 之季妹，其族固高華，以兄弟皆勇而姊妹皆懿也。……」

(六) 亨利第七 (Henry VII) 英王，姓傑多氏 (Tudor)，爲條多系之第一主，生於一四五七年，迄一四八五年，弒英王季却第
記惠敏司德大寺

三 (Richard II) 而即英帝位。乃自維禮堂於此大寺內，以爲己身及其嫡裔之葬宮。一五〇九年，卒，即葬於墓。
 (七) 伊里沙白 (Elizabeth)，英國女王，英王亨利第八之女，生於一五三三年；一五五八年，即英帝位，時僅二十五歲即以才略著於時。一六〇三年，卒，其爲人，貌美而性猜忌；其殺蘇格蘭女王馬利亞也，由家多不直之。

(八) 馬利亞 (Mary) 蘇格蘭王詹姆士第五 (James V)，之女，生於一五一六年。始嫁法王法郎斯第二；王卒，乃於一五六一年，歸蘇格蘭，繼其母即蘇王位。時英蘇繼續構兵；一五六八年，蘇格蘭敗，馬利亞被虜，囚於英者十九年，迄一五八七年，遂爲英女王伊里沙白所殺。

(九) 愛德睦德聖王 (Edward the Confessor)，英國英撒 (Anglo-Saxon) 王系最後之帝，即位於一〇四二年，卒於一〇六六年，生平崇信教義；一〇六一，年教皇亞力山大第三以聖號冊封之。

(十) 金字塔 (Pyramids)，埃及古帝王之陵寢；其最鉅者名班阿士之金字塔 (Pyramid of Cheops)，高達四百八十二英尺，底邊約佔十三英畝，建於西元前三千七百年。

(十一) 亞力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古馬基頓 (Macedon) 之英主，生於西元前三五六年，卒於三二三三年，生平以戰功著；其遺體置於一金棺中。

(十二) 木獸 (Mummies)，亦譯「木乃伊」，古埃及人欲屍體不腐，葬時恆以種種香料及松香柏油等塗附之，近世出土者多，或取其香料，以爲藥品。

(十三) 坎白西司 (Cambyses)，古波斯雄主，即位於西元前五二九年，西元前五二五年，大舉伐埃及，克之，威聲振一時。後三年，自埃及歸平內亂，創股，遂卒於敘利亞。

(十四) 佛羅 (Pharaoh) 埃及古帝名號。

814
4750

20906

著者: Washington Irving 華林作序

書名: 打付哥 第...

還書日期	借書人

重慶分館圖書館



分類號數... 814
4750

登錄號數... 20906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渝第一版

(3582渝熟)

中學國語
文科補充讀本

拊 掌 錄 一 冊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壹元柒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Washington Irving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原 著 者 林 魏 嚴
譯 述 者 王 雲 白
校 註 者 王 雲 白
發 行 人 王 雲 白
印 刷 所 王 雲 白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 地 廠 館 五
王 雲 白 街
嚴 魏 澄 易 紆
林 魏 嚴 既
Washington Irving

77800



X

